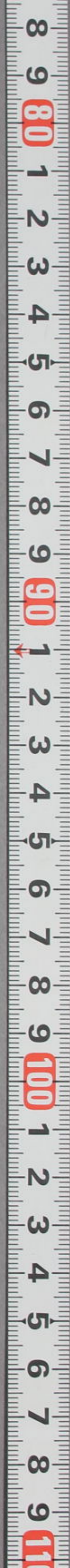


14
1666
15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

8031



正元聖武親征錄



門 4
號 1666
卷 15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28.9.7
藏書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子迄於辛丑四十年史記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脩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卽當時人所撰上者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譌異往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大概本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其名不具是書亦不能悉載知太祖時事世祖時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禕之掛漏矣

輒之其辭矣

猶恐薄賦太賦事世賦相与不消若非盡宋獻王
此書也史言太賦賦四四十而其言不具是書亦不
可盡賴香然以元史錄之視宋元賦事實大謬本
中無無出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太賦事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章宗來味三羊王丸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不著題人各刃首通元太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皇元聖為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序

元聖武親征錄予始見於徐星伯太守處相傳為錢竹汀
宮詹藏本輾轉鈔得者繼又僭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予
乃鈔存徐本而以翁本校之點勘一過其書久無讀者收
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謬如行荆棘中時時牽衣挂肘又
如捫蘚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
觀之不終簡輒棄去不顧願船獨為其難取而詳校之嘗
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餘輒以校本
見示加箋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題記行
間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綴稟草鉛黃錯
雜乃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逐謄一再讀之令
人開豁較之原本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晉太史公纂述
藏之名山極鄭重也而所望於後世者惟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之人蓋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之事
幾乎息矣如願船之所為豈非史公之所願見而不可得
者哉固非徒是書資其攷證也平定張穆一

其意之人蓋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之事
幾乎息矣如願船之所為豈非史公之所願見而不可得
者哉固非徒是書資其攷證也平定張穆一

自序

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一統之天下惟元最大然讀史至元
代輒令人廢書而歎則以紀載之草略敘述之譌舛惟元
史最甚就元史之中又以紀太祖開國事為尤甚嘗訪金
華義烏諸公以文雄執史筆何決裂疏脫若此求其故而
不得也歲丁未張丈石州見示鈔本聖武親征錄一帙謂
予曰此書傳自竹汀覃谿諸先生輾轉鈔藏而未遑讐校
余讀一過知其中謬誤甚多幾不可句讀子能是正之否
余受而讀之淮別虛虎之文塞於目侏離蔓衍之詞窒於
口取元史紀傳表志及諸子史文集互證之則方隅之顛
倒名氏之躐舛年月日之參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
旋復取讀如剔蝟薛如磨劍鏽久之而稍得其端倪又久
之而洞見其癥結蓋此錄作於祕史之後而流傳在於祕

史之舛舛悟之故厥有數端一則繙譯之初先誤本蒙古之語而用畏兀之文更程邈之隸音殊於緩言急言字眩於二合三合如折里麥即元史之朮魯台曾植案折里麥是者勒蔑非朮魯台也先董哀即祕史之董哈猶云二書各譯兩不相謀生誤釋至於一案彈也或稱按壇或稱按灘一者別也或稱遮別或稱哲別幹亦刺之即猥刺蔑里乞之即滅力乞亦年可汗之即亦難赤可汗一簡之中舛後歧互以有定之音譯無定之字遂使有徵之事溷於無徵之文既已作法於涼安怪傳言失指其難讀一也一則傳寫之際易譌徑術榛蕪奪誤麻起聶坤變為捏羣以音近也捏羣旋變為捏辟則字譌矣太子變為太后以音轉也太后俄變為太后則義失矣等橐皋柘皋之屢易疑后輔右輔之難分甚至拔都悉譌拔相孛徒復改字徒歧又生歧變本加厲其難讀

二也一則年月之牴牾多端至元中統以壽未有年號脫必赤顏曾植案三史語解釋脫卜赤顏為總綱總綱為書名於義無取植案元祕史蒙語冊之蒙語曰迭卜帖而元朝祕史影元本標題曰帖豁命細察脫察安帖豁命是蒙古細察脫察安是祕史頗疑脫卜之言冊赤顏即察安之言史虞集傳所謂國書之帙但紀鼠牛積雪驚沙脫卜赤顏者謂國書史冊也創業本無記注擅廬毳幕橐筆寧有史官迨客魯漣河之繕書正幹歌歹汗之御宇錄名取聖武之謚編成必至元以來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雜重譯未通官號改變巧秣不算遂使本一事而舛後復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其難讀三也一則輿地之荒渺過甚幹難土刺之川水經詎載荅蘭忽真之隘地志未聞攷和林則據圭齋一言詢魚藻則據德輝片牘以嶺北興王之地漠南駐蹕之庭尙無可徵矧於異域而乃討吐麻則北窮冰海征算端則西極申河鼈思沃壤莫傳撒罕之書蟾河遠

行軌訪尋恩之境且也拙赤元子封域難稽阿母行省疆
畛中絕篤實訪河源而止及火敦思本繪寰宇而尙遺欽
察雖今開西域地已隸於版圖而夷攷弄徽事靡傳於父
老較之漢討郅支唐征大食更爲汗漫軌辨淆譌其難讀
四也兼此四難爰滋眾惑宋王諸公別白未能汗青太迫
於祕史則軌視無覩於茲帙則依樣葫蘆累牘連篇沿譌
襲謬貽誤後學職此之由吾故曰以此錄視祕史猶書家
之臨摹也以此錄視元史猶畫家之粉本也至景濂子充
撫此錄以作本紀擅其名則如鈔胥之侈謄而覈其實則
是謬種之流傳也然則校覆此編足以攷訂羣籍不揣固
陋耑力擘尋因爲箋注姓名移置甲乙疏論異同排比先
後雖不敢謂毫髮無憾而較之舊本則面目迥殊引證則
盡詳無略辨析則存是去非彼此互參事理胥得寒暑屢

易繕錄乃成夫以明初修史巨目較近尙未能詳審攷正
今之視管年逾五百校訂之難不啻倍蓰加以學淺識陋
無所取材非敢自居是正聊以存諸篋衍從此質彼通人
誨我不逮其於元初掌故藉可管窺庶幾憤悱啟發之詣
云爾道光己酉夏六月下澣光澤何秋濤自序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識。

校正元親征錄序

何君願船余畏友也相晤於符離軍營出元聖武親征錄見示蓋其所手鈔而校之者丹黃爛然俾斷爛古籍復彰於世其爲功於管人甚厚宋景濂元史舛誤最甚校正此錄足證其得失其爲功於正史尤不細蓋嘗論之史學以遼金元爲一家自明代三百年無能知者 國朝以來錢詹事程廷尉獨擅其勝專門名家余所及見則有若徐星伯龔定菴沈子敦張石州諸君子今願船紹絕緒而振興之他人讀一字一句舌撿不下而願船歷歷言之如燭照數計且曰茲事猶測麻步算然貴在精思其始如邢劭之思誤書亦是一適久之則如文王嗜昌歆屈到嗜芟覺卷帙之中有味外味吾不能以語他人他人亦不能我同也於戲其苦心孤詣於今世豈易覲哉抑又聞之痔事不忘

後事之師 國朝拓西北地二萬餘里皆元代故壤明時未入版圖者然則元之遺事所宜詳破願船畱意於此亦其講求經濟之一端豈僅研精史學已哉癸丑四月二十七日旌德呂賢基序於宿州行館

皇元聖武親征錄 文田案元史察罕傳云又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及太宗平金始末等書據史文則此書初以蒙古國書寫之名曰脫必赤顏察罕奉命譯之始命聖武開天記然則記名乃察罕以漢語改定之也然則此即聖武開天記其又名為皇元聖武親征錄當由傳寫改變巨以元代官書攷之多有皇元二字如皇元經世大典皇元一統志之類然則聖武開天記之上亦當有皇元二字也此與祕史均藏之內府漢人不得窺見是以虞

元親征錄

光澤何秋濤願船校正

順德李文田仲約

嘉興沈曾植子培 校注

皇元聖武親征錄

文田案元史察罕傳云又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及太宗平金始末等書據史文則此書初以蒙古國書寫之名曰脫必赤顏察罕奉命譯之始命聖武開天記然則記名乃察罕以漢語改定之也然則此即聖武開天記其又名為皇元聖武親征錄當由傳寫改變巨以元代官書攷之多有皇元二字如皇元經世大典皇元一統志之類然則聖武開天記之上亦當有皇元二字也此與祕史均藏之內府漢人不得窺見是以虞

集傳稱脩經世大典欲請脫卜赤顏當時大臣謂事關
祕禁非可合外人傳寫是此錄在元代凡漢人均不得
見也至明代脩史時始從元宮殿中得之巨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

秋濤案亦作也速該可汗亦作葉速該拔都元祕史作
也速該把阿禿兒把阿禿兒即拔都也

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幹怯忽魯不花輩

秋濤案帖元史作鐵又案祕史云與塔塔兒廝殺時也
速該把阿禿兒將他鐵木真兀格豁理不花等擄來太

祖生時因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破
祕史所云是帖木真兀格為一人名即此帖木真幹怯
也幹當作幹與兀音近豁理不花為一人即此忽魯不
花也然此錄下文云獲帖木真乃以帖木真為一人元

史亦云獲其部長鐵木真未詳孰是
還駐軍跌里溫盤陀山

秋濤案祕史作迭里溫孛勒塔里山 朱一新案據祕
史里當作黑

時我太祖聖武皇帝生右手握凝皿長而神異以獲帖木
真故命為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別林

秋濤案泰赤烏祕史作泰亦赤兀惕蒙古語稱人曰齊
惕即齊也祕史於諸部多稱惕皆此類

文田案惕即特字之對音今時稱土默特唐古特額魯
特皆指種類而言之泰赤兀惕即泰赤烏特又即泰赤
烏氏之稱也元人稱官名則云赤如云都赤及貴田赤
今改為齊字與惕不同何混惕為齊則誤矣

曾植案惕與齊異義西齋偶得詳之

舊無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台

秋濤案祕史作塔兒忽台

曾植案祕史一俺巴孩之後為泰亦赤兀楊氏俺巴孩

為金人所虜寄語其十子中之合答安太子合其復仇

合答安太子即此阿丹可汗也

忍鄰拔都

秋濤案祕史作乞鄰禿黑

文田案忍當作忽

有憾遂絕烈祖早世時上冲幼部眾多歸泰赤烏上聞近

侍脫端火兒真

秋濤案祕史有脫朶延吉兒帖疑即此也

文田案吉當作古

亦將叛自泣雷之脫端曰今清潭已涸堅石已碎雷復何

為遂去上母月倫太后

秋濤案太后為幹勒忽訥氏元史太祖紀稱宣懿太后

月倫者名也祕史作訶額侖攷烈祖沒後賴太后賢能

太祖兄弟皆足以成立乃元史不為立傳亦疏略也

文田案元史不為月倫太后立傳者也速該本虜而得

之若敘所從來則蔑里乞部之婦也元人自諱之明人

撰元史益艸率矣

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還部將察刺海

秋濤案祕史作察刺哈

中鎗創甚上親視勞慰察刺海曰自先君登遐

原作自居登遐四字未詳秋濤案當作自先君登遐蓋

君諱為居遐諱為避皆為形似先字又因傳寫脫落也

部人多叛臣不勝忿遠追

原作迎張石州據翁本改也

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只塔兒馬刺

秋濤案邵遠平元史類編引此錄無塔兒馬刺四字

文田案元史本紀作棚只別居薩里河故邵據以節去

四字此蓋別部之世子故稱曰棚只又曰拙赤巨下四

字方是人名 又案棚只塔兒馬刺即祕史之拙赤答

兒馬刺

別居薩里河

秋濤案薩里河疑即今和博克薩里河也元史類編引

作薩里川

文田案明宗本紀天祿二年六月次撒里之地以其葺

後站核之今外喀爾喀之南大漠地也

祀答蘭氏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舉

原缺舉字秋濤據元史類編增

文田案祀當作札蒙古有札答蘭氏出自孛端察兒之

子札只刺歹見祕史

眾來薩里河掠棚只牧馬棚只麾左右匿羣馬中射殺之

秋濤謂射殺秃台察兒

札木合以是為隙遂與泰赤烏亦乞刺思元魯吾

秋濤案兀舊作元今改

曾植案兀魯主兒扯歹部人

郡也勒八魯刺思霸鄰諸部合謀以眾三萬來戰

秋濤案元史孛秃傳云札赤刺歹札木哈脫也等以兵

三萬人寇札赤刺歹當即泰赤烏曾植案此語非札木哈當即

札木合朮者木之譌也脫也當即此郡也部郡二字必

有一譌至霸鄰部當即八鄰部也

文田案祕史有巴魯刺思氏出自巴魯刺台又有巴阿鄰氏出自巴阿里歹 又案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八魯刺忽又有八鄰均卽此二部也若何以泰赤烏爲札赤刺歹甚謬此未細攷祕史不知泰赤烏爲蒙古大族耳 又案郡當作部

曾植案何以郡也爲卽元史脫也是也郡蓋都字之誤吾都也勒卽後文責王罕語中之兀都夷部實三種蔑兒乞之一祕史之兀都亦惕蔑兒乞脫黑脫阿所部也上時駐軍荅蘭

元史本紀作闌

版朱思之野亦乞

原作迄后州校改

刺部人

秋濤案亦乞刺部卽上亦乞刺思部元史李禿傳云亦乞列思氏列與刺皆譯語偶異凡居某部者卽以其部爲氏故傳言氏卽與此記言部同也文田案亦乞刺部出自駙馬昌王阿失之祖李禿卽此記之李徒也詳元文類駙馬昌王碑

捏辟

秋濤案當作群注見下

之子李徒

原作字徒秋濤案當作李徒

先狂麾下至

原作自秋濤校改

是自

秋濤案原無自字今校增

曲鄰居山

秋濤案山原作小今校改

曾植案昌王世德碑李秃灰葬乞只兒山禁其地三年如國制此曲鄰居山當作曲居鄰即乞只兒也準太祖生葬同地例知之

遣卜奕台慕哥二人逾阿刺烏秃刺烏二山來告變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此荅蘭作塔蘭捏辟作捏羣字徒作李徒自是曲鄰居小句作至自是曲鄰居山遣卜奕台慕哥三人逾阿刺秃刺烏干山告變案類編所引多是未譌時本宜從之惟卜奕台慕哥史作波欒歹磨里秃秃人名迥異波卜聲同奕欒形似俗書欒字上緣作亦也未知孰是又類編引作三人今本作二人均當存攷又案今本山名與類編所引亦殊案下文有札木合

敗走彼軍初越二山之語則作二山者是也蓋類編秃刺下脫去烏字干則二之譌耳又案元史本紀之札木合以爲怨遂與泰赤烏諸部以眾三萬來戰帝時駐軍荅蘭版朱思之野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不載何人告變今據類編所引聖武記校知此字徒爲李徒之譌因攷得元史卷一百十八有李秃傳即此李徒也其傳載李秃亦乞列思氏太祖以皇妹妻之與此先狂麾下之說稍異又云旣而札赤刺歹札赤合脫也以兵三萬人寇李秃間之遣波欒歹磨里秃秃來告云云即此事也攷札赤刺歹曾植案札赤刺歹即札木合部名非泰赤烏即泰赤烏札赤哈即札木合以一事分載紀傳姓名各殊孰能辨之元史之疏於此可見故歷來脩續通鑑綱目等書者於是事全不登載賴此書尙存細心鉤攷得以覈

其原委曰 又案戊寅年木華黎率亦乞刺部孛徒駙馬二千騎卽此孛徒也史稱太祖先以皇妹帖木倫妻孛徒曾植案孛徒秃祕史作不圖其婿於太祖家及後皇妹薨復妻以皇女火臣別吉是孛徒凡兩尚主故後稱駙馬惟史載妻以皇妹事在告變時觀此及伐汪可汗時孛徒皆不稱駙馬至戊寅年始有是稱則孛徒正以告變功尚主史所載未爲確也

曾植案卜欒台祕史作孛羅勒歹慕臣祕史作木勒客脫塔黑又案卽祕史之阿刺兀惕土兒合兀嶺

上集諸部戒嚴凡有十三翼

秋濤案當作兵凡十有三翼

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爲三翼

秋濤案類編引此作凡十有二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

弟爲一翼豈邵戒山所見聖武紀本偶誤一字耶

哈初來之子奔搭出板相

秋濤案板相當作拔都

曾植案哈初來卽祕史之哈出刺世系表之合產茂年

上敦之子與太祖長八世不容其子至此尙在又哈出

刺之子孫爲小巴魯刺思而阿荅兒斤乃合出刺弟合

赤溫後世系表與祕史並同此與不合蓋此節舛誤極

多不能一一詳攷矣

秃不哥遜敦木兒忽好闕等統阿荅兒斤察忽蘭火魯刺

秋濤案火原作大今改

曾植案祕史有木勒合勒忽疑卽此木兒忽第彼稱札

荅刺種人與此不同旨

諸部及鮮明昆那顏

秋濤案那顏原作耶顏誤今改

曾植案祕史想必昆子為俺巴孩不言有名迭息者

又案鮮明昆那顏蓋即想昆必勒格其子與太祖為高

祖行

之子迭息統火力台不答合輩為一翼札刺兒及阿哈部
為一翼答聖台火察兒二人及忽都蘭捏古思火魯罕撒
合弟直部

秋濤案後汪可汗與太祖相攻時有撒合弟部則撒合
弟自為一部直字疑誤衍或云當是諸字

曾植案不答合即不答安陽部合闌歹後蒙古七十二
種又阿火力歹格即火力台也答聖台此聖字當是
里字之誤捏古思亦稱捏兀歹見祕史四卷輟耕錄作
捏古歹後文王汗敗後答力台幹真人隣撒合弟嫩真

諸部稽顙來歸則直上脫嫩字也撒合弟當依後文作

撒合夷祕史之撒合亦陽即此部也

為一翼忽相徒忙納兒

秋濤案忽相當作拔都此即後伐汪可汗時所云吾摩
下忙納兒拔都也

曾植案忽相徒忙納兒即祕史忽秃黑秃蒙古兒史表

作忽都魯咩聶兒合不勒罕之子祕史忽秃黑秃蒙古

兒之子為不里孛闊即此書後文之播里不知與蒙哥

怯只兒哥為一為二也

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為一翼忽蘭脫可汗之子棚只可汗

秋濤案棚只見壽

曾植案忽蘭脫可汗即祕史忽圖刺合罕史表作忽魯
刺罕亦合不勒罕子棚只即祕史拙赫

為一翼按按為一翼

此句原脫石州據翁氏本校增云按似當作按秋濤案

按與後按彈按灘當是一人
文田案按即壇字之破體也村俗人往往作此等字翁

以為按字誤矣
曾植案按按即阿勒壇

忽蘭脫端為一翼
秋濤案脫端事見後

韋相赤紬
秋濤案紬當作納

曾植案世系袁直孛斯今大丑兀秃是其後也輟耕錄
作大丑兀兀直孛斯即赤那斯部之祖矣祕史赤那思
凡二見一卷四赤那思地面大王每一卷七成吉思命

豁兒火將巴阿里二種阿答兒乞種赤那思種脫幹列

思種帖良古種收集作萬戶此赤納即赤那思種而脫

幹烈思疑即玉烈部也秃台察兒被射殺於玉律哥泉
祕史作幹列該布刺合布刺合泉也此玉烈即幹烈之證史

玉籠傑赤祕史蒙文作幹籠格赤
玉烈二郎為一翼

秋濤案所載止十一翼疑有脫誤
曾植案郎當作部

軍大戰於答蘭版朱思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
半途為七十二竈烹狼為食

秋濤案此下疑有脫文
曾植案此事與祕史絕異不解其改此之由及讀首卷
李端察兒無倉一條內狼字蒙文並作赤那因乃知赤

那因是蒙語呼狼而彼之地面又適名赤那思譯人莽
鹵改有此誤益知作此書人見蒙文祕史未見譯文祕
史也 又案此戰太祖之兵大敗後得兀魯兀惕怵忽
兩部而後復振此云札木合敗走非實錄也祕史云札
木合獨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將七十鍋煮了卽
此七十二竈事

是時泰赤烏部地廣民眾而內無統紀其族照烈部與我
近常獵幹幹札刺馬思之野上時亦獵圍陳隅相屬旣而
合上曰可同宿於此乎彼曰獵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遣半
還上曰命給助同宿者越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驅獸近
彼陳讓多獲以厭其心彼眾咸相告曰泰赤烏雖我兄弟
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羨而歸
上因遣告之曰可來結盟否照烈

原作造律石州依翁氏校改
文田案照烈與造律皆對音據祕史有沼列亦歹其人
此部乃其後也

之長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案通校後文拔相皆拔都之譌

文田案拔都則何說是也當從之尋都字本不類相此
必舊作拔杜而鈔寫用艸書故展轉成相字蓋艸書目
旁如卿字之艸書只一轉一點而已與杜旁之土易混
所以致譌

謀於族長馬兒牙荅納對曰泰赤烏何惡於我彼亦爲兄
弟何遽降之不從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遂與塔海荅魯領所部來歸謂上曰如我屬將有無夫之

婦無牧之馬而來以泰赤烏長母之子討殺我也我擔當
棄從義而拈之

秋濤案此句疑有脫誤

上曰我方輒寐摔髮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曰汝之言我
素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會言叛
歸少

秋濤案少字有誤

文田案少下當有時字

族人忽數忽兒章

秋濤案當卽後之忽敦忽而章說見後

怨塔海答魯反側遂殺之

秋濤案元史作爲泰赤烏部人所殺與此不同

照烈部已亡矣泰赤烏部眾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

原注謂太祖也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安民定國必此人也因悉來歸
老赤溫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文田案老赤溫當作赤老溫

父梭魯罕失刺密釋之

秋濤案此句上下有脫文蓋謂太祖蒙難事也

文田案此卽四傑之赤老溫也而元史無傳蓋戰功失
傳無家狀銘志之故但知爲梭魯罕失刺之子耳祕史
作鎖兒罕失刺 文田又案脫文在赤老溫拔都之上
蓋述族人泰赤烏部虜太祖以板枷枷之之事也見祕
史

是時歸我哲別之

原作子秋濤校改

來實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

秋濤案失力哥也不干祕史作失兒古額禿

曾植案也不干者祕史已阿鄰氏之兀孫也祕史卷四

作兀孫老人卷十作兀孫額不干兀孫額不干即兀孫

老人說誤蒙文作失兒古額禿額不堅解曰額不堅老

人也此也不干即彼額不堅然則失力哥也不干是一

非二

手持忽阿失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

曾植案忽阿當作阿忽忽阿失拔都即泰亦赤烏部長

阿兀出把阿都兒也此文敘事與祕史小不同亦不當

在此蓋錯簡也

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都渾野

祕史作忽都忽地面

復縱

原作從秋濤案似當作縱

之去止將己子乃才阿刺

秋濤案乃才當作乃牙祕史作納牙阿阿刺祕史作阿

刺黑

二人

原此下衍才字秋濤校刪

來歸後棚只魯鈔罕二人率朵郎吉札

原作即利秋濤據元史改

曾植案祕史十三晃塔合兒蒙文姓朵籠吉兒氏朵籠

吉兒即朵郎吉也奧魯赤傳祖朔魯罕札刺兒氏疑鈔

字當在魯字上卽其人也

刺兒部及萎菜勝和

秋濤案未詳當是人名

文田案萎菜勝和當作妥果勒和卽祕史多豁勒忽四字之對音

曾植案萎菜勝和當作妥果勒和此說至確多豁勒忽

正忙忽部人

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同月倫太后暨哈撒兒幹真那

顏諸昆弟薛撒曾植案薛撒當作薛徹大丑等各以旄車載湏酪大

會於幹難河林木間會中太后暨上謂曾植案當作爲族人薛徹

別吉及其母忽兒真哈敦共置酪湏一車囊其次母野別

該壽獨置一革囊忽兒真哈敦怒曰今不尊我而貴野別

該乎遂笞主膳者失邛兒

張石州曰失邛兒卽帝之主膳者

文田案失兀兒當從祕史作失乞兀兒蓋此記本作失

兀兒兀卽兀之譌字傳寫又加邑旁則直亾其本矣

泣曰蓋以捏辟太后葉速該

秋濤案此下原衍命字今刪

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二君去世

秋濤案此二語有誤破元祕史云將厨子失邛兀兒打

了失乞兀兒說也速該把阿都兒捏坤太子成的的上

頭被人這般是打說著大聲哭了案失乞兀兒卽此失

邛兒也速該把阿都兒卽此葉速該拔都卽太祖之父

烈祖也捏坤太子卽烈祖之兄也捏坤本紀作聶坤此

作捏羣蓋坤字或寫作羣羣誤爲辟后字乃石之譌太
后卽太子也

我專爲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那顏

原無那字張石州曰當作那顏今據增

曾植案專當作等

掌上乞列思事

原注係禁外繫馬所

文田案元史本紀注云乞列思華言野外牧場也

親搖上馬

秋濤案搖字疑誤

文田案搖當作控

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鞞別里
古台執之播里怒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鬪別里古台

指之日此仇汝等欲卽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
我致隙

秋濤案元史別里古台傳不著事之始末本紀具始末
與此同而不載此數語均不如此書之詳也

文田案播里祕史作不里孛闊

其眾不聽各挈馬亂撞斫木枝疾鬪我眾勝之乃奪忽兒
真火里真二哈敦居麾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敦
歸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茂

原作篋張石州校改

文田案鞞馬下當依祕史加乳椎二字 又案居當作
居

兀真笑里徒

秋濤案祕史作篋古真薛兀勒圖

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相帥兵逐塔塔兒北走

秋濤案元史類編引作金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叛者北走

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至斡難河迎討之

秋濤案斡原作幹今依類編所引改又案祕史云大金因塔塔兒斡斡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太祖知了太祖說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斡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兒斡斡古真等逆著活勒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了我祖父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斡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勒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讐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斡斡鄰引軍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

攻塔塔兒案太祖是時兵力尙單故必借脫斡斡鄰兵力同往脫斡斡鄰斡後稱王罕者也此書不載脫斡斡鄰助兵一事疑有脫文又案祕史載太祖之父烈祖先爲塔塔兒部人所鳩故太祖志在復仇此書亦失載其事又諭月兒斤來助

張石州曰案本紀作仍諭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蓋月兒斤卽薛徹別吉部人也秋濤案祕史作主兒勤又作主兒乞卽此月兒斤之異文

曾植案史表葛不律寒七子長窠斤八刺哈哈合岳里斤其子孫也月兒斤卽岳里斤又案月兒斤對音與主兒乞不近蓋一部而異稱其稱月兒斤者主兒乞係出斡勒巴兒合黑史表作窠斤八刺哈哈斡勒窠斤月兒斤岳兒斤皆一音之轉以祖名爲部名也其稱主兒乞

則祕史具其解二者不必牽合

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與戰紬刺秃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此書紬作納是也

文田案當據祕史刪納刺秃失圖五字

忽刺秃失圖

秋濤案類編引無此五字

之野

秋濤案祕史作忽速秃失秃延卽此忽刺秃失圖也乃

塔塔爾立寨處

盡擄車馬糧饌殺箴兀真笑里徒又獲大珠衾銀縹車各

一

秋濤案類編引此衾作金

曾植案衾字不誤祕史蒙文是銀縹車大珠被此文其

詞耳據此語祕史譯文所不載知作此紀者曾見蒙文
原本也

金兵回金主因我滅塔塔兒拜上爲察兀忽魯

原注若金移計使也秋濤案類編引此作金主授帝爲
察兀忽魯

曾植案金制招討使下有副使有判官有勦事官云云
秩從七品爲元制斷事官名所自昉太祖受札兀忽魯
名分其西北路招討司之勦事官與 又案祕史蒙文
斷事曰札兒忽然則札兀忽里者斷事官也元百官志
斷事官曰札魯忽赤布只兒傳作札魯忽 又案移計
者招討之誤字形相近傳寫致譌也祕史王京語太祖
歸奏金主再大的名分招討官與你做者此括其語意
然札兀忽里非卽招討使也原注蓋疑誤又案祕史作

札兀忽里

亦冊克烈部長脫憐爲王

秋濤案原作爲主誤今依類編所引改正又案脫憐與祕史合而類編所引此書後皆作脫里以聲近而譯語偶異也此云金冊克烈部長脫憐爲王下云克烈部汪罕可汗卽此冊爲王之脫里也攷當時如卜魯欲罕太陽罕皆止稱罕此脫里因金冊爲王故稱王罕亦作王可汗見元史木華黎傳此作汪可汗亦譯文之異史太祖紀云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爲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爲汪罕其論甚晰類編曰案元史皆稱王爲罕其曰汪罕者是以二字而諧一音而舊史不察竟稱汪罕其其名與部今皆書脫里之名而冠以克烈部以正因譌之失秋濤以爲汗乃北方君長之名不待冠王號於上

類編此論尙未攷金冊爲王之事也

時我眾居哈連徒澤間爲乃蠻部人所掠

秋濤案元史太祖紀云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復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以舊怨之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曰薛徹別吉曩答我失邛兒斫傷我別里古台今又敢乘敵勢以陵我耶因帥兵踰沙磧攻之祕史則云太祖落下的老小營在哈禮渤海子邊被主兒乞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太祖大怒案二說雖有不同然其載薛徹別吉起畔則同此書原本當亦載是時與本紀同爲傳寫者脫去巨所云敵指乃蠻彼則指薛徹別吉也

曾植案哈連徒澤卽祕史哈禮渤海子

上怒曰管者別里古台爲彼所傷我捨釁議和而不聽今

何乃乘敵勢凌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朵奕盤山大掠月兒斤部薛徹大丑僅以妻孥數人脫走

秋濤案自此月兒斤部爲太祖所併祕史云初哈不勒皇子有七子長名幹勒已刺哈不勒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兒乞太祖得此兵力始強

曾植案朵奕盤當作朵樂蓋卽祕史朵羅安孤山也

上時居塔朵刺之野有克烈部汪罕可汗弟札阿紺字來歸

秋濤案祕史云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劄亦種人

札哈敢不來降札合敢不卽此札阿紺字也

適蔑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紺字迎敵之其眾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夷董哀諸部

秋濤案祕史云客劄亦種及那禿別于董合等姓亦來降董哈卽此董哀也

文田案夷當作安字之誤也祕史作土綿土別干

曾植案札阿紺字來降蓋王罕爲乃蠻亦難察攻敗之故是時王罕奔西遼其眾潰散故董哀諸部亦來歸也此事祕史敘在阿雷泉盟後則辛酉庚戌二年奔敗在此時反國在此時成吉思施德在此時王罕萌歹心亦在此時似非事情恐當以此書爲正其事當在明昌四年承安中也觀後合蘭只之戰王罕兵勢甚強太祖甚危懼非甫經蹙敗依人以立國者所能然也 又案土滿卽土綿祕史譯文無蒙文有 又案土伯夷卽元史土別燕氏

乃克烈敗散之眾亦來降

秋濤案元史本紀止載札阿紺孛來歸事而於太祖之敗蔑里乞及諸部來降之事皆遺漏未載當以此書為正

文田案乃當作及

汪罕可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

秋濤案也速該可汗即烈祖也

相稱安答

原注變物之友秋濤案今所云諳達即案答之轉音

文田案變物乃交好二字之譌

曾植案史本紀注作交物之友

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祿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忽兒札忽思孟祿可汗本紀

作汪罕之父忽兒札忽思孟祿祕史作忽兒忽思不亦

魯罕

既卒汪可汗殺戮昆弟

秋濤案祕史云殺其父之昆弟與此微異本紀與此同

其叔父菊兒可汗

秋濤案本書後癸亥年作菊律可汗元史本紀作菊兒

祕史作古兒罕

文田案菊兒可汗即遼史天祚本紀之葛兒汗也此乃

西遼耶律大石之番號

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哈刺溫隘敗之

秋濤案本紀與此同祕史作追至哈刺溫山內

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張石州曰也速該可汗當重一句

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

秋濤案祕史云也速該將古兒罕趕入哈申地面哈申
卽西夏也亦曰唐兀

復奪部眾歸之汪可汗感德遂請盟稱案答

原作遂盟案答張石州曰句不完秋濤案類編云遂請
盟稱案答是也當從之

後汪可汗弟也力可哈刺者

秋濤案祕史作額兒客哈喇

以其多殺昆弟

秋濤案本紀云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多殺之語意未晰
以此書爲允

叛歸乃蠻部亦難赤可汗

原亦難赤上有立字秋濤案本紀亦難赤爲發兵此立
字誤衍又案後甲子年作亦年可汗祕史作亦難察

亦難赤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烈部眾與也力可哈
刺汪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律可汗

原作菊律可汗今校改秋濤案此契丹後亦稱西契丹
卽西遼也史云西遼末主直魯古改元天禧立三十四
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擒之而據其位遂襲
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侍以終身西遼自耶律大
石至直魯古有國幾九十年而屈出律奄有其國仍號
西遼屈出律卽此所云菊律可汗也札木合眾亦推爲
局兒可汗蓋菊兒局兒北方美稱故彼此相同耳
文田案此菊律可汗卽尙文之菊兒可汗契丹是遼然
此時遼已爲金滅但存西遼耳

曾植案三城見祕史蒙文

旣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城邑

秋濤案史作從畏兀唐兀二種經過唐兀即西夏
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繩禁羊口奪其乳為飲刺橐駝
皿煮為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

秋濤案祕史作古泄峴海子

上聞之以其初先君案答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雪也垓二
人往招之來

秋濤案祕史云使勇士速客該去迎速客該即雪也垓
上自怯綠連河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同
汪可汗會於土兀刺河上黑林間結為父子禮

秋濤案祕史自賑給汪罕後汪可汗為乃蠻所困太祖
復救之汪罕遂於土兀刺之黑林行會成吉思結為父
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為父今次又結為
父子以示親厚也

文田案怯綠連河即克魯倫河

是年冬上討

二字秋濤酌增

月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大尹追至帖列徒之隘滅之次
年秋上發兵哈刺哈河伐蔑里乞部主脫脫

秋濤案祕史作脫黑脫阿

戰於莫那察山遂掠兀相夷

秋濤案兀相夷當作兀都夷後太祖告汪可汗語作兀
都夷是書凡都字多譌作相

蔑里乞二部收其眾上盡以其獲給汪可汗其後眾稍集
不約我軍自侵蔑里乞部至兀刺川

秋濤案蔑里乞後非滅里乞兀刺川後不刺川皆譯語
偶殊

文田案不約當改作不納

曾植案二部語誤祕史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注思歹

亦兒兀孫合阿台荅兒馬刺為三種蔑兒乞兀都亦惕

即此兀都夷脫黑脫阿即此脫脫然則兀都夷乃蔑里

乞一種之名非兀都夷為一部蔑里乞為一部也或二

部當作一部

般脫脫之子

秋濤案此下翁本原闕一字

土居思別吉

秋濤案祕史作脫古思別乞

虜忽都台

都原作相秋濤據後文校改

察勒渾

秋濤案後作察魯渾

曾植案祕史蒙文要著他兩女忽禿黑台察阿合譯文

無名

二哈敦及招脫脫次子和都赤刺溫二人領部眾而來所

奪不以秋毫與我脫脫奔人兒忽真之隘

隘原本作隊翁覃谿據本紀改

文田案二哈敦當謂脫脫家屬惟祕史則云女兒今案

忽都合即和都察勒渾即赤刺溫二人乃脫脫之子則

哈敦者乃二子之妻漠北謂媳婦亦曰女兒故祕史以

女兒稱之又案招當作擄

後上與汪可汗征盃祿可汗

秋濤案本紀作不魯欲罕

至黑辛八石之野盡虜其民盃祿可汗先遣也的脫字

秋濤案類編引李作不

文田案黑辛八石祕史作乞涇泐巴失係海子之名劉郁西使記稱為乞則里八寺乃龍骨河所瀦之海子水道提綱所謂畏隆古河瀦為奇薩爾巴思鄂模周四十里者也奇薩爾巴思即黑辛八石四字之對音又案本紀亦作也的脫字魯惟祕史作也迪士卜魯黑魯領百騎為奔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

秋濤案類編引鞞作騎

轉墜檢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於拜荅刺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夜汪可汗多燃火於所陣地使

秋濤案類編作示

文田案祕史作可克薛兀撒卜刺黑 又案祕史作巴

亦荅刺黑別勒赤兒

曾植案蒙古語河身曰別竭兒三史語解譯改巴齊兒此邊只兒祕史作巴勒赤兒即別竭兒巴齊兒之異文也漠北之河時漲涸故有拜荅刺河身之稱又案拜荅刺祕史作巴亦荅刺今拜達里克河

人不疑潛移眾於哈刺薛

秋濤案類編薛作薩

兀里河上時札木合

原脫合字張石州校增

文田案西域水道記喀喇淖爾周數里在布拉于河源南十餘里東南流百里入布拉于河即此哈薛兀里河也祕史作合刺泄兀勒河此處當作哈刺薛兀里

在幕下日出望見汪可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

知眾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餘皆白翎鵲也棲
息幕上甯肯去乎我嘗言之矣

秋濤案此段語意未晰祕史云札木合對王罕說我是
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真是散歸的告天雀兒元史本
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
巨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巨意
謂帝心不可保也二書皆與此異然語較明

部將曲隣拔都間之歎曰至愛昆弟之間何爲此言也

秋濤案祕史作古鄰把阿秃兒所言

和都赤刺溫因是亦叛汪可汗歸其父脫脫所居上見汪
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卽解陣去駐撒里川汪可
汗至土兀刺河其子亦刺合鮮昆及札阿紺孛自也迭而
案臺河來會父軍曲薛吾撒八刺乘其不備虜其部眾人

掠汪可汗所居邊民牛馬輜重而還亦刺合札阿紺孛僅
以身免奔告汪可汗汪可汗命亦刺合將已兵往追之且
遣使來告曰乃蠻爲不道虜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
假我雪怨復人民乎上釋痔憾遂遣博爾朮那顏木華黎
國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溫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
至亦刺合先與其將

原作將其張石州曰二字疑倒合改

文田案駐撒里祕史作撒阿里客額兒又案也迭而祕
史作額垓兒阿勒台的谷子

迪吉火力亦秃兒于蓋塔兀等二人追至忽刺河山曲薛
吾撒八刺迎敵擒

秋濤案原文此下有之字衍文也擒字當貫下迪吉火
力亦秃兒于蓋塔兀二人爲句

迪吉火力亦禿兒于蓋塔兀二

原作 秋濤校改

人流矢中亦合刺馬胯幾為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刺合大敗其眾盡掠所獲歸之汪可汗

秋濤案元史本紀云汪罕命亦刺合與卜魯忽解共追之又云帥未至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卜魯忽解成擒流矢中亦刺合馬胯幾為所獲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掠歸汪罕即此事也而所云亦刺合之將曰卜魯忽解與此不同迪吉火力亦禿兒當即卜魯卜魯禿兒聲近于蓋塔兀當即忽解亦聲近當時此書盡用蒙古字後來譯者對音用字不同遂致互異

曾植案此不可強合為一史當別有所本巨

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乏

原作用乏秋濤依類編引改

荷太子加意

原作切切秋濤依類編引改

存無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不知將何以報也

原闕不字秋濤依類編補

時間脫脫復出八兒忽真隘

原作八忽真隘秋濤校改

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蠻部至忽蘭蓋側山大敗之盡殺諸部眾取其屍焉於是申號令還軍是時

原作時是張石州曰疑倒

曾植案此忽蘭蓋側山恐即邊埃紀行之忽闌赤斤地

方譯改忽闌齊勤者在塔米爾河西南
乃蠻勢弱不足慮矣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告崖發
兵征泰赤烏部與長流

原作流張石州曰紀作部長沆忽等流字疑誤
忽阿忽出

秋濤案祕史云泰赤兀部有阿兀出把阿都兒即此
忽憐忽都塔兒等大戰於斡難河上敗之襲帖泥忽都徒
思曰哥察兒別吉塔兒忽台希憐禿

秋濤案祕史泰赤兀部有乞憐勒禿即此
忽都答兒至月良禿刺思之野捨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
兒章

秋濤案當即奔殺塔海答魯之忽數忽兒章也彼數字
蓋誤史不載忽敦忽兒章之名然云塔海答魯爲泰赤

烏部人所殺證知即此人也

走八兒忽真隘

原作八兒忽其隘秋濤校改

忽憐奔乃蠻部後哈答斤斃只兀朵魯班塔塔兒引吉刺
諸部會盟於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爲誓欲襲我軍及汪可
汗於是引吉刺部長迭夷遣人來告上聞之遂與汪可汗
發兵自虎圖澤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

秋濤案類編引此云時有哈答吉部斃只兒部朵魯班
部塔塔兒部引吉刺部皆畏太祖威不自安私會於阿
雷泉斬馬爲誓欲襲我軍引吉刺部長迭彝思事不成
潛遣人告變帝聞之遂發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
大敗諸部眾於是引吉刺款附案邵氏所引較詳當是
原本今本疑爲後人刪節當據以改正

冬汪可汗分兵由怯

原脫怯字秋濤校補案本紀云有由綠憐為行則脫誤久矣

文田案元史太祖紀亦作由綠憐河由乃曲之爛字然則此錄誤字自明初作元史時所見本已如此矣曲綠憐即克魯漣河也

綠憐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眾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紺孛以汪可汗反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

秋濤案史作忽勒巴理

案敦阿述

祕史作阿勒屯阿條黑

燕火脫兒延晃火兒四人曰我兄無善處之心屠絕昆弟當奔於契丹

原缺丹字張石州補

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安矣今何計處之案敦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令執燕火脫兒及納憐

原作憐納令改

二人至帳下解其縛謂燕火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來道路饑困想誓之語忘乎我心非汝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唾之案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汪可汗屢責札阿紺孛曰汝常懷其奸者札阿紺孛不安後與燕火脫兒延晃火兒納憐太后

秋濤案祕史有阿憐太子疑即此后字恐誤

文田案想誓之想當是盟字

等俱奔乃蠻冬汪可汗居於忽八海牙兒

秋濤案疑有山字

曾植案卽祕史忽巴合身地面

上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長阿刺兀都兒哈
太后

原作后張石州校改

曾植案遼屬國有察察里殆卽依徹徹兒山以居者乎
曾植又案阿刺兀卽祕史蒙文之阿魯孩都兒哈當作
都塔兒卽蒙文之都塔兀惕察忽斤當卽彼察阿可

察忽斤帖木兒等戰於荅蘭捏木哥兒之野大敗之時弘
吉刺部亦未附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從其麾下哲不哥

秋濤案當卽者客也見祕史

之計往掠之上深切責於是弘吉刺遂附札木合與亦乞
刺思火

原作大張石州校改

魯刺思朵魯班塔塔兒哈荅斤斃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其
立札木合爲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於禿律

原作津秋濤據元史本紀作律

曾植案局兒可汗祕史蒙文作古兒合釋云古兒普也
合皇帝也然則局兒汗者蓋諸部之長如云大皇帝與
別兒河岸爲誓曰凡我同謀有泄此誓者如岸之摧如林
之伐言畢同舉足蹋岸揮刀斫林驅眾馳馬悉赴我軍有
塔海哈者時在眾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兒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抄吾兒烈傳作召烈台抄兀兒不
云召烈氏疑傳誤

與之親往視之偶竝驅實不知有是謀塔海哈馬鞭築其
肋抄吾兒顧塔海哈目之抄吾兒悟下馬佯臥塔海哈因
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驚卽還遇火魯

刺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我常婦之子
四字疑有誤

與忽郎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止有幼子及家人大力
台目因命與大力台誓而往乘以蒼驢白馬屬之曰汝至
彼惟見上及后兼我婿哈徹兒則言之

秋濤案哈徹兒疑卽太祖弟哈撒兒也

曾植案忽郎不花疑當作忽郎不答卽下文之忽蘭八
都益豁羅刺思之酋豪故畏其知之 又案大力台大
字誤當作火力台卽祕史卷五之豁里歹也此火魯
刺氏祕史作豁羅刺思可證

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要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蘭八
都哈刺蔑力吉台軍圍爲其游兵所執以百
有關字

曾植案張士觀昌王世德碑諭旨諸部各遣子弟八侍
火魯刺帶部哈兒八台違旨命忠武王卽孛圖提兵干
人誅之哈兒八台疑卽此忽蘭八都也

得解因贈以獺色全馬謂曰此馬遁可脫身追可及人可
乘而去旣又遇羶車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
追抄兀兒抄兀兒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壽悉告壽謀上卽
兵迎之戰於海刺兒帖尼火魯罕之野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亦兒渾
破之札木合脫走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作盡誅札木合等案札木合
癸亥年尙在與汪可汗同來伐蒙古則傳謬也

弘吉刺部來降

秋濤案召烈台抄兀兒傳云時有哈喇赤斡只兒朵魯

班塔塔兒弘吉刺亦乞列思等居堅河之濱忽蘭也兒吉之地謀奉札木合爲帝將不利於太祖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祖遂以兵收海刺兒阿帶亦兒渾之地盡誅札木合等惟弘吉刺入降太祖賜以合刺罕之名卽此事也本紀載諸部與親征記合傳則無火魯刺思哈荅斤二部而多哈喇赤部惟此爲異堅河卽健河也

壬戌

原注宋理宗景定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張石州曰壬戌乃宋甯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

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伐案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夏頓兵避暑先誓眾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旣戰屢勝族人案彈火察兒荅力台三人背約上合虎必來

秋濤案祕史作忽必來

折別二將盡奪其所獲散軍中是秋乃蠻盃綠可汗會蔑力乞部長脫脫別吉朵魯班塔塔兒哈荅斤斡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騎乘高峴望於捏干貴因都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黑山

秋濤案當作赤忽兒黑山

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連真河

速疑作連

曾植案卽祕史之語渤灰涇魯格渤只名字的水

移軍入塞

秋濤案所謂入塞出塞者當指阿蘭塞也

文田案塞當作寨

曾植案阿蘭塞蓋金之邊垣太祖曾受金官故事急輒南引保塞後與王罕戰後退軍至荅蘭捏木兒情事亦復相類此時猶依大國以自強故入貢時於衛紹王相見而耶律阿海兄弟皆款附於辛未之奔也其間亦已不免小小盜邊禿花傳率眾歸太祖嚮道入金境獲牧馬甚眾在飲班朮河水以奔是其事也 又案速不台傳兄忽魯渾以百戶從太祖與乃蠻部主戰於長城之南忽魯渾射卻之其眾奔闕亦檀山而潰卽此戰事乃蠻部主卽孟祿長城卽移軍所入之塞也 汪可汗子亦刺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孟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眾聚吾悉捲之時阿 原作附秋濤校改 忽出拔

原作大秋濤校改

都一部兵從乃蠻來與奔鋒合將戰遙望亦刺合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蘭塞爲壁大戰於闕蠻壇之野 秋濤案畢氏引史作圖奕壇改爲徒伊壇 殿本作闕奕壇改爲吹丹未知孰是 文田案都一部卽祕史阿兀出把阿禿兒 又案阿蘭寨疑卽和林之對音 闕奕壇三字據本紀改正又據祕史作闕亦田則知圖闕均誤蠻字又以減寫亦字上半致譌也 曾植案據祕史戰地作闕亦田則蠻是奕字誤闕與闕音本相近圖亦譌字也 彼祭風風忽反爲雪所迷軍亂填溝墜壑塹而還時札木

校正元親征錄
合同孟祿可汗未中道札木合引兵回遇立爲可汗者諸部悉討虜之

秋濤案本紀作道經諸部之立已者大縱掠而去案二文皆難解而紀文尤謬

冬上出塞駐於阿不禮闕惑哥兒之山

蒙古呼山爲鄂博與惑哥聲近

文田案祕史作忽巴合牙

曾植案阿不禮當作阿不札 又案此文闕惑哥山後文遣惑哥山岡對音正同不能得其文義若鄂博則音字絕殊且亦非蒙古呼山之詞 又案後文太宗崩於月惑哥忽蘭亦疑與此是一地

汪可汗居族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朮赤求聘汪可汗抄兒伯姬汪可汗之孫

張石州曰紀作子

曾植案族當作於別里怯沙陀卽祕史者額兒溫都兒山陰之別兒客額列地方也蒙語沙磧曰額列 又

案祕史札木合知太祖落後的與阿勒壇尊商議到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桑昆處云云此別里怯沙陀卽彼文別兒客額列

禿撒合亦求上公主火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稍疏札木合聞之往說亦刺合曰吾案答

原注謂太祖也舊本此注誤入正文張石州攷正
常遣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兵我從翊協

原誤作脇秋濤校改

助時亦刺合居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幹真

斤案彈火察兒答海忽刺答兒斤木忽兒哈檀札木哈等背我迨且

秋濤案二字有誤

曾植案案壇火察兒等往來於太祖札木合汪罕之間倏忽彼此構成罅隙真反側子也詳祕史札木合寄語二人與太祖與汪罕戰後寄語二人詞意相同而汪罕始終無不稱於太祖之心亦刺合異心亦由諸人倡導此書敘此情事較詳於祕史本紀據此爲本而盡刪此類情節幾於買櫝而還珠已 又案此木忽兒蓋卽尙十三翼中之木兒忽祕史一作木勒合勒忽一作木惕合勒忽竝在四卷中札答刺氏與札木合同族祕史述諸部來歸其後叛者別敘於後木勒合勒忽在其中而木兒忽與木合忽對音切近知必一人矣 又案答海

後作塔海忽刺又作海刺

說亦刺合說之曰吾等願爲效力佐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刺合信之車帳相間爲兵共謀遣塞罕脫脫干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刺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爲不信屢遣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輩不從吾身存立實賴於彼垂老遺骸莫得安寢今喋喋不已汝當自能爲之母遺我憂旣而異志悉燒我牧地

曾植案塞罕脫脫干祕史作撒亦罕脫迭額

癸亥春

秋濤案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

曾植案史即律阿海傳癸亥歲冬有進攻西夏事

汪可汗爲詆計曰彼尙者嘗求婚於我不從今宜許之俟

其來宴定約必檢之遂遣不花台乞察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蔑里哥

秋濤案祕史作蒙力克

文田案不花台乞察祕史作不合台乞刺台但錄以爲來請之人祕史以爲代赴婚筵之人巨帳中越明日有蔑力也赤可謀

秋濤案此句恐有誤祕史所載蒙力克爲太祖謀也

文田案祕史宿蒙力克家蒙力克說索時不肖與如今怎生特地請許婚筵席不若只推春閒馬瘦且養馬不去是其事也又蔑里哥元史伯八兒傳作明里也赤哥此處上下兩句一作蔑里哥一作蔑里也赤可則翻譯之謬甚多也字傳寫又加水旁作池曾植案也赤可謀此句不誤但赤可上脫額字巨額赤

可祕史蒙文作額赤格解曰父也據後文九十五功臣蒙力克爲之首而祕史蒙文通壽後皆稱蒙力克額赤格雖本與言亦然然則蒙力克額赤格者如齊桓之仲父矣 又案池字卽當作也也赤可卽額赤格 又案氏族表作明里也赤哥

使回汪可汗語曰我牧羣羸弱方從思

文田案思當作喂

之合命一人赴彼宴足矣旣遣使上卽還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蘭者

秋濤案祕史作也客扯連

聞圖上謀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泄此於上賞我何哉其子亦刺罕止之曰此無據言之恐他人以爲實也可察合蘭牧馬者乞力失

秋濤案祕史作乞失里黑

文田案乞力失當作乞失力然此二字蓋明初傳寫已誤倒故元史本紀亦沿此誤也此可以他書證之祕史卷一作乞失黎黑其證一也又六卷作乞失里黑其證二也邛處機西遊記作吉息利其證三也元史哈刺哈孫卽此人之曾孫而哈刺哈孫傳及元文類之順德忠獻王碑及輟耕錄皆作啟管禮凡此皆乞失力三字之對音其證四也此不得但以本紀之沿誤爲據者以本紀之誤卽誤於此錄之誤文故也

月供馬湏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

秋濤案元史本華黎傳作拔台祕史作巴歹

日適所議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

上云也可察合蘭此云察合蘭該省文

次子納憐

秋濤案祕史作納鄰客延

坐帳外方礪鏃間之罵曰割舌者適我不言乎今事已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力失曰我今知矣可同

原作因秋濤案祕史云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匹那夜到帖木真帳房後都說了則此宜爲同字

文田案割舌者謂漏洩則當拔舌也祕史云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是也

赴上言之遂人已帳話行止有一羔殺之拆臥榻煮氈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定矣上聞之止軍於阿蘭塞忽移輜重於失連真河上急遣折里麥秋濤案本紀同本傳作朮魯台祕史作主兒扯歹實一人也

曾植案此戰主兒扯特為軍鋒之冠祕史敘述甚明而元史歸之畏荅兒此又以先鋒為折里麥折里麥即祕史之者勒蔑速不台之兄亦太祖開國元勳也傳聞異詞蓋難強合又案祕史者勒麥為後哨為奔鋒自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汪可汗亦領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刺河卜魯哈二山而來

俟破
文田案忽刺河卜魯哈二山祕史作忽刺安不刺合楊地面則又作忽刺安不兒合其地近合刺合勒只惕乃今漠北蒙古喀爾喀蒙古之近地
曾植案既曰二山不得言河祕史作忽刺安不刺合楊地面則河字蓋阿字誤也
近侍有太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汪可汗軍至亟來

告上時移軍合蘭只之野

秋濤案祕史作荅蘭埋木覲格思地面
曾植案姚燧徐國公神道碑燕只吉臺氏之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衛後從太宗定中夏太赤疑即太出又案祕史蒙文來報者為赤吉歹牙的阿二人牙的阿即也迭兒又案太出疑當作出太即赤吉歹也又案合蘭只即祕史之合刺合勒只惕何說誤
未及為備日銜山即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
秋濤案祕史作只兒斤
部眾次敗董哀
秋濤案紀作董哀部祕史作董合亦惕
眾又敗火力失烈門大石眾
張石州日記作火力失烈門部無大石二字秋濤案祕

史作豁里失列門太子大石二字即太子譯音之異以此知壽後所云太后即太后譌也

文田案火力失烈門太后即火力失烈門台吉上五字其名台吉今蒙古尚有此官也

眾進逼汪可汗護衛其子亦刺合馳來衝陣我軍射之中頰其勢大挫斂兵而退上亦將兵至幹兒弩兀遣惑哥山岡軍凡四千六百騎

秋濤案祕史作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騎

文田案幹兒弩兀遣惑哥山即祕史之幹兒訥岫山當在今喀爾喀河南岸

曾植案祕史七忽亦勒答兒卒葬之於合兒合水的幹岫訥岫山幹岫訥岫即此幹兒弩兀也幹字誤

沿哈勒合河

秋濤案祕史作哈泐哈河

文田案哈勒合河即今蒙古之喀爾喀河

順進分爲兩隊上親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

秋濤案祕史作兀魯兀惕

怵兒

秋濤案祕史作怵忽惕

曾植案兒當作兀

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

秋濤案祕史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

魯兀惕怵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其兵數方位

皆與此異

上以弘吉刺部先爲婚親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蠻部曰

秋濤案祕史作帖兒格

曾植案祕史蒙文云捕魚兒海子有帖兒格阿蔑勒等

翁吉刺阿蔑勒即阿蠻 又案祕史蒙文十一部共立

札木合者翁吉刺敦種迭兒格克額蔑惕阿勒友等為

頭迭兒格克即帖木哥額蔑惕即阿蠻也

汝若來順則女子而容

四字未詳

文田案而當作面言汝若降則女兒顏面與外甥之體

面俱好看蓋詞額命為太祖之母孛兒帖為太祖之妻

皆宏吉刺氏太祖為宏吉刺之外甥也祕史云想著在

持姻親呵投降來者若不肖呵便斫殺者即此數語意

曾植案祕史蒙文有外甥容貌女子顏色之語此所本

也祕史譯文無

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行至董哥澤

秋濤案祕史作統格黎小河

脫兒合火兒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海

秋濤案祕史作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

曾植案脫兒合火兒合之地名祕史無

致責於汪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哥澤閒艸盛馬肥與汪

可汗言之管汝叔父菊律可汗

秋濤案菊律作菊兒可汗

嘗謂汝我兄忽兒札忽思孟祿可汗之位

秋濤案菊律作忽兒札胡思孟祿可汗

不我與自奪之汝又殺諸昆弟詭言太帖木兒及不花帖

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菊律可汗逼汝哈刺溫之隘汝窮

迫無計僅以百騎來歸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壽祕而泰

赤兀都兒吾難八哈只二人助兵幾許不可知其時道經

哈刺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山又躋禿烈壇禿零古蓋速壇零古闕羣隘曲笑兒澤跋涉重險使至其境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枝

疑有誤

曾植案吾難祕史蒙文作忽難八哈只作巴合只

菊律可汗時間之避我於塔刺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反矣

張石州曰此段較本紀語加詳然多譌字

文田案菊兒可汗卽局兒罕也遼史耶律大石至西遼眾共尊之爲局兒罕卽此事也

我先君盡以土地人民歸於汝由是結爲案答我遂尊汝爲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時如埋雲中如沒日底汝弟札阿紺孛居漢塞之間我發誓轟之以

手舉帽隱隱而招之彼其間我呼見我招遠來投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店而待其至又爲三部蔑力乞所逼我以其遠來冒令歿之也

以下原作所以告殺兄誅弟此謂誰薛徹別我弟大丑乞魯爲弟是我有造於汝二也秋濤案原文舛誤不可知元史本紀載此段云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別及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案本紀取親征記加以潤色而所敘次究與情事不合所當闕疑祕史亦不載此語

曾植案告字蓋吾字之誤大丑兀魯史表作大丑兀禿此事祕史敘在札阿紺孛來歸之壽

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汪可汗汝旣出雲中顯日底

來歸於我使汝

原作日誤

饑不過日午贏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管與兀都夷部戰於哈丁黑山之西木奴又力之野多獲孳畜輜重悉以與汝饑不過日

此字原闕秋濤校增

曾植案木奴义力即壽莫那察山

午贏不過月望者實此之由也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汪可汗曩汝征滅里乞陣於不刺川遣使覘俟其部長脫脫不待陣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赤刺溫合部叛歸汝又為曲薛兀撒八刺追襲於汝人民使來告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

秋濤案滅里乞壽作蔑里乞不刺川壽作兀刺川忽都

台壽作忽相台察魯渾壽作察勒渾曲薛兀壽作曲薛

吾火都壽作和都

又曰管我出哈兒哈山谷馬君忽刺河班荅兀卓兒完忽奴之山相見時於時不已言乎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脣齒相見始可閒離汝今以蛇傷而閒我乎脣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可汗我時又如青雞海鶻自赤兒黑山飛

原作揮秋濤校改

曾植案祕史作勺兒合勒崑山的忽刺阿訥岍山行此

疑有譌字

越於孟而之澤搦班腳鶻以歸若此謂誰哈荅斤散只兀引吉刺諸

原作譜張石州曰疑諸之誤
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

原作立秋濤校改

而驚畏我耶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
原作可秋濤校改

嘗有造於我我造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眾
煬爨而息安榻而臥使我癡子癡婦得甯寢乎我猶汝子
勢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

張石州曰他下疑脫一字

我雖愚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
徒使牛汗

或曰徒使字疑誤秋濤案此不誤蓋以駕車牛爲譬也
熙以爲與下徒使跳躍意同

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輪偶斷其一牛憤破領徒使
跳躍不能奔也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諭汪可汗也
時上族人火察兒案彈托汪可汗部中上因使謂之曰汝
二人欲殺我將棄之乎瘞之乎吾常謂上輩八兒合拔都

秋濤案本紀作八刺哈

曾植案祕史一忽禿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
乞一名台出爲主兒乞祕史四又稱主兒乞種人莎兒
合禿主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來歸撒察即薛
扯泰出即台出莎兒合禿蓋即忽禿禿而對音不合
不得卒通此八兒合拔都即史表窠不斤八刺哈祕史
之幹兒勒巴兒合也

二人薛徹大丑

秋濤案此句上當有薛徹別吉四字以上言二子也

詎可使幹難河之地無主累讓爲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捏辟太后之子

秋濤案捏辟太后之子卽捏坤太子已見壽本紀云乃以汝火察兒爲伯父聶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辭據此則火察兒乃太祖從父兄也

文田案辟卽群之誤字當改羣而證以捏坤不可徑改坤字

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案彈曰汝爲忽都刺可汗之子以而父嘗謂可汗推位汝亦不聽吾悉曾讓汝等不我聽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蒿萊生

原作止張石州曰當是生字

久居之地斷木阻通車之途吾夙心也假汝等爲君吾當尙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敗我亦將遮獸追

崖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案彈火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實與母令他人居之

秋濤案三河之源蓋案彈火察兒所居之地元史列傳云愛不花中統初總兵討阿里不哥馭闊不花於案檀火爾歡之地當卽案彈火察兒舊壤以人名名其地與鎮城同例

文田案元史列傳案彈卽阿勒坦山太祖本紀作案臺山也火爾歡卽幹兒寒之對音今之鄂爾渾河亦卽鄂勒昆河也此與案彈火察兒二人無涉案彈係河名元史世祖紀阿里不哥僭號於和林城西案坦河此河以案臺山流出得名案彈之名或緣此而命之若以爲地以人名則謬矣唐書噶昆河卽元史之鄂爾昆河矣豈元人始改火爾歡河哉

又謂脫憐

秋濤案此別一脫憐非汪罕也祕史作脫幹鄰

吾弟我以汝是高

原譌作馬合改

祖家奴曾祖闡僕故尊汝為弟也汝祖塔塔

秋濤案祕史作幹黑荅

乃吾祖察刺合令忽

秋濤案祕史作察刺孩領忽

統必乃

秋濤案祕史作屯必乃

二君所虜塔塔生雪也哥

秋濤案祕史作速別該

雪也哥生闊闊出黑兒思安

秋濤案祕史作闊闊出乞兒撒安

思安生折談晃脫合兒

秋濤案祕史作也該晃脫合兒

合兒生汝汝世為奴虜誰之國土汝可取之縱得我國家

彈火察兒必不與也管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我得飲王

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妬之邪我今去矣汝輩恣

飲之吾弟脫憐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案彈火察兒曰汝

若事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為察兀勿魯

原注太祖自稱也并有注

之族而累汝即王

原作正誤秋濤校改

可汗交人易

原作馬誤秋濤校改

厭於我尙爾況汝輩乎縱然今夏豈能到來冬矣又爲我父汪可汗曰可遣案敦阿速運八力

秋濤案痔作案敦阿述渾八力

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日者

原誤作暑字秋濤校改

吾麾下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龍持來鮮晁案塔

原注卽王子亦刺合也秋濤案鮮晁案塔卽下文鮮昆蓋汪可汗之子也太祖父事汪可汗故與子爲案塔下王子鮮昆云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案塔可證太祖與之結爲案塔故卽以案塔稱之塔答字異音同惟晁與昆字形相似而音聲迥殊必有一誤攷痔文云汪可汗至土兀刺河其子亦刺合鮮昆云云則作昆是也

我勝彼亦取其國也因戒其部將別力哥

卽痔必力哥

曾植案祕史九十五功臣名內有馬刺勒其人疑卽忙

納兒拔都也

汝亦遣必力哥

秋濤案必力哥卽下別力哥蓋亦刺合之屬人

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案塔暨阿赤失蘭阿刺不花帶亦否火察兒案攤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可與納兒脫憐呼陳輔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人刺漢答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來也汪可汗聞上痔語曰惟我子裁之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嘗實意待我爲案塔特以玩物視我目何嘗稱君爲父特以老奴視我目又何嘗遣辯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聽取吾國若

曾植案祕史桑昆合必勒格別乞脫朵延將旗纛豎起
準備廝殺必勒格別乞脫必力哥別吉脫朵延即脫端
也 又案阿赤失崙祕史作阿赤黑失蘭阿刺不花帶
恐即史不忽本傳中之海蘭伯也

別吉脫端曰備而釜建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
於汪可汗遂進兵掠虜弘吉刺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
泥河飲水誓眾

秋濤案元史札八兒傳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
罕潛兵來倉卒不為備眾軍大潰太祖遽引去從行者
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泥河餓糧俱盡荒遠無
所得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之殪遂劄艸為
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
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

將士莫不感泣據史所記與此書情事稍異
時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

秋濤案壽與泰赤烏部戰時有亦乞刺部人捏碎之子
孛徒遣人告變即此孛徒也此書及元史皆或作亦乞
刺部或作亦乞刺思部或作亦乞列部史有孛秃傳即
其人也云亦乞列思氏續宏簡錄作亦乞烈氏其實並
同惟史太祖本紀於泰赤烏之役第云帝間變大集諸
部兵分十三翼以俟不言何人告變孛秃傳則云札赤
刺歹札朮哈脫也等以兵三萬人寇孛秃間之遣波變
歹磨里秃秃來告是即泰赤烏來戰之事而紀載不相
應若判然二事者宋景濂王子充諸公脩史之疏略概
可知矣非細為酌攷不能得其顛末也

為火魯刺部所逼敗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哈撒兒別居

哈刺渾只敦山妻子爲汪可汗所虜拔幼子脫虎走糧絕
探鳥卵爲食來會於河濱上與汪可汗戰於合蘭真沙陀
之地汪可汗居於只感忽廬之地時上麾下荅力台幹真
案彈折溫火察兒別吉札木合

秋濤案別吉卽下文別吉忽相也

曾植案火察兒別吉爲一人忽都花別吉

遣以一人稱別吉如稱那顏祕史所謂

相當作都忽相卽

拔都今謂之巴圖魯者北方將士之美號故蒙古多以

此爲號札木合卽下文花札木合也

曾植案此說甚謬

花字疑

衍或云加花字已別於案荅之札木合此諸部皆太祖
舊部在汪可汗之麾下故太祖先遣人諭之而諸部遂
共謀汪可汗以應太祖

曾植案宗室世系表脫忽大王卽此脫虎 又案合蘭

真沙陀祕史作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合刺合勒只惕

合蘭真三史語解云額列蘇沙也然則祕史之額列惕

卽此之沙陀矣 又案據祕史王罕兵自忽刺安不刺

合惕地面來此忽廬疑卽忽刺安也 又案祕史有速

客該者溫速客該者溫與折溫同當亦稱號

八隣梭哥台脫隣海塔海忽刺海等又忽都花部眾在汪

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

覺其事迎討之

原作討迎誤張石州校改

曾植案元史伯顏傳蒙古八隣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

太祖爲八隣部左千戶述律哥圖卽此八隣梭哥台也

是時荅力台幹真八隣

肯作隣

撒合夷嫩真諸部稽顙來歸案彈折溫火察兒別吉忽相

當作都說見壽

曾植案祕史有速客該者溫彼者溫卽此折溫也調其音呼與今語呼章京爲札顏者極相近史兵志應札魯花赤及札也種地人等每二十人出軍一名彼札也語解譯爲章京此折溫當亦作札也解也

花札木合等奔乃蠻王泰陽可汗上遣使哈柳答兒

秋濤案祕史作給里兀答兒

抄兒塞

秋濤案祕史作察兀兒罕

曾植案塞當作寒

二人往汪可汗所假爲上弟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遙遙忽遠榷涉徑

秋濤案句有誤字

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蔽木枕塊藉壤仰星而臥我實賴王父故強有諸

秋濤案下疑有脫文

王苟從之吾終歸王父也

秋濤案祕史云成吉思商量著差哈里兀答兒察兀兒罕二人做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的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箇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其語較明晰

汪可汗因遣使亦禿兒干

秋濤案祕史作亦禿兒堅

我使

原脫使字秋濤校增

來
黃潦器盛二皿與之盟哈柳荅兒抄兒塞二使將亦禿兒干

秋濤案祕史云亦禿兒堅望見下營甚多便回去了察
忽兒悍自後箭射將亦禿兒堅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
亦禿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是二使執亦禿兒干來非
偕來也

上不與語卽送於哈兒抄兒所

秋濤案祕史云送於哈撒兒教殺了與此不同當從祕
史

上因以二

原作三秋濤改

使爲鄉導

原作尊誤秋濤校改

領兵夜馳至徹徹兒運都山

張石州曰紀作折折運都山秋濤案祕史作者折額兒

溫都兒山

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眾汪可汗僅以子及
數騎脫走顧

原作賴秋濤案當作顧

其左右謂其子亦刺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
今由此輩

原脫輩字秋濤校補

緩頰竟

原作兒秋濤校改

絕矣至捏辟烏柳河

秋濤案祕史作涅坤水是此辟字亦當作坤

文田案此亦當作捏羣

為乃蠻部主太陽

秋濤案祕史作塔陽

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

秋濤案甲子年作火力速八赤

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刺合走西夏過亦即納城

秋濤案亦即納當即亦集乃路

至波黎吐蕃部即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眾逐之轍
走西域

原作城誤

曾植案元史案竺邇傳子國寶從皇子闊端西征有招
撫吐蕃阿里禪波黎揭諸部酋長事波黎揭即此波黎
吐蕃也 又案波黎蓋今布隆吉爾地

白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為黑鄰赤哈刺者殺之

秋濤案元史云至龜茲國主以兵討殺之

曾植案白先當作曲先即龜茲音轉也耶律希亮傳作
苦先耶律文正西游錄作苦蓋今書作庫車 又案宋

史于闐傳嘉祐八年封于闐國王特進歸忠保順所麟
黑韓黑韓王汪可汗于闐謂金翅鳥為所麟其王乞此

號此黑鄰當即所麟音轉龜茲于闐地近語同故稱謂
近赤哈喇其名

上既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

秋濤案當即甲子年之帖木垓川

曾植案祕史作帖蔑延客額兒

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可汗
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

原作狐張后州校改

曾植案龍庭蓋卽祕史之阿卜只阿闊帖格兒卽史曲
雕阿蘭也 又案據祕史蒙文乃蠻所遣之使名脫兒
必塔失汪古遣於太祖之使名月忽難祕史譯文不出
月忽難名此則誤以汪古使名爲乃蠻使名也
部主阿刺忽思的乞火力

原注今憂不花駙馬丞相白速速是也張后州日記作
白達達部阿刺忽思則注中速速字誤也秋濤案此事
見元史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傳云阿刺兀思剔吉忽
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爲部長
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主曰太陽可汗遣使來約阿刺
兀思剔吉忽里弗從乃執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謀來
告太祖卽此事也汪古卽此王孤阿刺兀思剔吉忽里

卽此阿刺忽思的乞火力皆譯語偶異案紀傳例當相
應今傳作汪古部人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紀則作白達
達部主阿刺忽思部落與人名全殊讀者安知其爲一
事乎僅賴此書尙存足以證之而注中白達達字復譌
爲白速速惟邵遠平元史類編太祖女阿刺海別吉公
主傳云適孛要合汪古部人父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本
白達達部主乃蠻太陽可汗遣使約白達達部欲同據
朔方阿刺兀思不可始一一分析與本紀相合蓋宋景
濂於元開國事不能詳核邵戒山則攷於此篇而正之
邵所據本白達達字固未誤也又案蒙古他部無一部
而二名者曾植案月兒斤又名主兒乞此一部而二名也此王孤乃部落名白
達達則其種類名當卽白韃靼也阿刺兀思子孛要合
孛要合子君不花尙定宗女葉里迷失公主愛不花尙

世祖李女月烈公主此注憂不花駙馬憂當作愛字形相近而誤愛不花史不言其歷官此云丞相亦補史闕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見之世豈有二王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阿刺忽思即遣使朵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

曾植案閻復高唐忠獻王碑帶陽使曰卓忽難汪古使日秃里必塔思與此同 又案白達達所遣使祕史蒙語其人名月忽難 又案朵兒必塔失即脫兒必塔失也又誤以乃蠻使名爲汪古使名並當依祕史正

甲子

原注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張石州曰當作宋嘉泰四年

春大會於帖木垓川

秋濤案當即癸亥年之帖麥該川

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疾疫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弟幹赤斤那顏曰母慮馬瘦我騎尚壯今勢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敗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弧矢若果爲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馬繫恣爲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繫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其弓矢豈難哉眾稱善望日祭燾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垓

原作或檀張石州據翁本改

山先遣麾下虎必來哲別二人爲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案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

寨

曾植案塞

河太陽可汗同蔑里乞部長脫脫

當作寒

秋濤案祕史作脫黑脫阿又案元史已而朮阿而忒的

斤傳誤以脫脫為太陽可汗之子

文田案幹兒寒河即今鄂勒昆河

曾植案哈只兒兀孫河即祕史之合池兒水也蒙語謂

水為兀孫今書作烏蘇者是既稱兀孫又稱河於文重

復與後辛目連河同

克烈部長札阿紺孛阿隣太后

秋濤案札阿紺孛即克烈部汪可汗之弟奔奔乃蠻者

蓋汪可汗亡後部眾歸之故稱克烈部長也阿隣太后

疑即奔奔與札阿紺孛同奔奔乃蠻之脫隣太后蓋人名彼

文阿譌為脫石譌為后也

猥刺部長忽都花別吉

秋濤案忽都花別吉已見奔奔孟祿可汗來犯我軍條中

又見後戊辰年云幹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遇我奔奔

不戰而降幹當作幹幹亦刺部即猥刺部音同譯字偶

異也

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噶只兀諸部相合時我

隊中一白馬帶敝鞍驚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眾謀曰

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馬稍軟健與之戰也驍將火力

速八赤

奔作火里速八赤

曰管君父亦年可汗

秋濤案奔作亦難赤可汗祕史作亦難察必勒格乃太

陽可汗之父也

勇戰不回士背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何怯耶果懼之何

不合菊兒八速來

原注太陽可汗妻也秋濤案祕史作古兒別速乃太陽之母非妻也

太陽可汗因率眾來敵上以弟哈撒兒主軍躬自指揮行陣時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因謂左右曰汝等見案答舉止英異乎乃蠻語嘗有言雖駁革去皮猶貧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擒殺太陽可汗乃蠻眾潰夜走絕險墜納忽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眾悉降於是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斡只兀諸部亦來降冬再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刺納矮胡之地兀花思蔑兒乞部長帶兀兒孫

秋濤案祕史作豁阿思蔑兒乞種的人答亦覲兀孫據此應作帶兒兀孫

文田案錄云太陽妻祕史云塔陽母此錄是而祕史非者塔陽能與太祖逐鹿其母當亦中壽之人而祕史云太祖戰勝塔陽納之後宮則天下多美何必老婦乎錄云其妻此言尔矣

曾植案此三種蔑兒乞之一即祕史卷三之兀注思歹亦兒兀孫也

獻女忽蘭

秋濤案祕史作忽蘭

哈敦

原作哈敦秋濤校改

於上率眾來降為彼力弱斃置諸翼中室壩之

秋濤案此句未詳疑有脫文據祕史獻女之答亦覲兀孫未嘗復叛叛者乃蔑里乞之他部也與此迥異

其人頗不安復同叛

此下原本有留字字書所無疑有缺誤

曾植案此留字當是略字

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兵圍蔑兒乞於泰安塞

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泰寒塞

盡降麥古丹脫里孛斤蔑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脫挾其

下闕一字

奔盃

原作盈秋濤校改

祿可汗

秋濤案本紀云已而復征蔑兒乞部其長脫脫奔太陽

罕之兄卜魯欲罕卜魯欲罕即盃祿可汗也

帶兒兀孫既叛率餘眾至薛良葛河

祕史有薛涼格河即此秋濤案當即今之色楞格河
洽刺溫隘築室以居上遣孛羅歡那顏及赤老溫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弟闖拜

秋濤案祕史作沈又作沈伯

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

秋濤案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

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獲橐駝以

還

曾植案力吉里寨當作也吉里寨即曷思麥里傳之也

吉里海身河源附錄之應吉里州也力是也之壞字此

時克而未守丙戌再取之

丙寅

秋濤案是年為元太祖稱帝之元年今逐年甲子下增注之以優稽攷時宋甯宗開禧二年本紀云是歲實金泰和之六年也

大會諸王百官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旂之白旗其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復發兵征乃蠻盍祿可汗飛獵於兀魯塔山莎合水上揜之

張石州曰紀作帝既即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於兀魯塔山揜之蓋卜魯欲罕即盍祿可汗而水上揜之一語又此書之加詳也

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

秋濤案復俱作曲出律本紀作屈出律罕

與脫脫遁走奔也兒的石河

秋濤案祕史作額兒的石河

丁卯

二年宋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

夏頓兵避暑

頓下三字秋濤校補

秋再征西夏冬克幹羅孩城先遣案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部其長幹羅思亦難及河忒里刺二人偕我使來獻白海青名鷹也

秋濤案本紀云是歲遣案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是獻鷹者他部之人非乞力吉思部長也二說互異未詳孰是

曾植案此案壇必非忽圖刺皇帝之子氏族表捏古鰈

氏有阿毛赤那顏蓋此人矣 又案不兀刺祕史作不合卽九十五功臣中之不合駙馬也 又案本紀野牒亦納里卽祕史封乞兒吉思種之官人也迪亦納勒也此之亦難蓋卽其人阿忒里刺疑當作阿里忒刺卽阿里替也兒皆人名非部名 又案祕史蒙文禿綿乞兒吉速那顏歸附者凡四人曰也迪曰亦納勒曰阿勒迪額兒曰幹列別克的斤也迪卽本紀野牒亦納勒卽本紀亦納里此之亦難阿勒迪額兒卽本紀河里替也兒此阿里忒刺也忒刺二字應乙無疑

戊辰

三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

春班師至自西夏

原闕此字秋濤補

避暑於龍庭

鳳鑣案耶律鑄雙溪集凱樂歌詞有下龍庭詩注曰東漢書燕然銘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至龍庭以壽後諸傳事迹攷之又以出塞三千餘里校之龍庭和林西北地也

文田案元史太祖本紀三年夏避暑龍庭是時王罕乃蠻俱滅故可至和林西北也則避暑蓋在太陽罕故宮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幹

秋濤案幹當作幹

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壽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蔑里乞部脫脫中流矢而歿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主菊而可汗

秋濤案元史作菊兒此所謂契丹卽西遼也亦稱西契

丹史謂乃蠻王曲出律奄有西遼之國今案汪可汗奔契丹已屬菊兒可汗則以西遼自有菊兒汗非乃蠻也

埃攷

曾植案祕史征禿綿乞兒吉思忽都合別乞引路則此先降乞力吉思後降忽都花蓋誤 又案遼史天祚本紀大石卽位稱葛兒汗葛兒卽菊兒亦作古兒局兒其子孫蓋世稱之史布魯海牙傳又稱居里可汗

己巳

四年宋嘉定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春畏吾兒國主亦都護

秋濤案亦都護乃國主之稱非人名也其人名則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元史有傳所載事迹不及此書之詳間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

秋濤案此西遼所置官

欲求議和上先遣案力也奴奴答拜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禮甚厚卽遣其官別古思阿鄰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舊好方將遣使來通誠意躬自效順豈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喜不勝矣而今而後盡率部眾爲僕爲子竭犬馬之勞也當是時蔑里乞脫脫中流矢歿脫脫之子四人以

原缺此七字秋濤據元史補

曾植案案力也似卽史列傳之哈刺亦哈赤比魯

畏兀人名

字冗長大約壽數字爲名後數字爲稱號巴爾朮阿而的斤本紀稱班里赤塔本號楊公父宋五設托陀本傳止稱塔本阿隣帖木兒都督止稱阿隣帖 奴奴答拜卽木兒皆其例也哈赤比魯當亦是稱號

史塔本文奴奴卽託陀音轉下哈刺亦傳先殺西遼使者

而復使阿隣帖木兒等於西遼情事不合而畏兀歸仰

威德亦必有人奉揚其間恐哈刺亦傳所謂馳歸太祖者乃在奉使以壽非遇阿隣帖木兒於西遼乃聞風歸化也 又案阿隣帖木兒即哈刺亦哈赤比魯傳之阿隣帖木兒都督 又案案力也即祕史阿惕乞刺黑奴奴答拜即祕史蒙文之答兒伯也祕史稱亦都護使臣不言太祖所使

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

也兒的石疑即額爾齊斯河也後元太祖庚辰年住夏之也兒的石河則當在西域非此也蓋同名異地巨又案額爾齊斯下游入俄羅斯境謂之額濟勒河土爾扈特所居是也以此言之恐即此也兒的石河矣其地苦寒是以元代多往往夏

曾植案史巴爾朮傳脫脫之子火都赤刺溫焉札兒禿

薛干四人以不能歸全屍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攷異云焉當為馬

將

原作特秋濤據元史改

奔畏吾兒國脫脫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亦都護殺之四人至與畏吾兒大戰於蘄河

秋濤案元史已而朮阿而忒的斤傳蘄河一作蟾河又

案元本此下衍殺字今刪

亦都護先遣其官阿思蘭乾乞孛羅的斤亦難海牙倉赤四人來告蔑力乞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其已有來獻尋遣安魯不也女答兒班二人復使其國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物為貢

曾植案安魯不也即壽案力也女答兒班即壽奴奴答

拜

庚午

五年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

夏上避暑龍庭

張石州據翁本改避爲遣秋濤案仍當作避

秋復征西夏入李王廟其主失相兒忽出降獻女爲好

秋濤案本紀載四年己巳春畏吾兒國來歸帝入河西

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

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復敗

夏師獲其將鬼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堤決水

外潰遂徹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

女請和凡此諸事皆載於己巳年而此書載於庚午年

未詳孰是又本紀載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

帝命遮別襲殺其眾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
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會金主
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命問新君爲誰金
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
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
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
金絕益嚴兵爲備案以上本紀於庚午年詳紀太祖與
金人開釁之事而親征記及祕史皆不載殊不可解攷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進庚午元麻表略云歲在庚
午天啟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
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是太祖之
有意伐金實始於庚午年親征記未載亦疏漏也

辛未

六年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

春上居怯綠連河時西域哈刺魯部主阿答蘭可汗來歸
因忽必

秋濤案必下脫來字

那顏見上

秋濤案祕史云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惕種其主

阿兒思闌即投降了來拜見太祖以女子賜他即此事

也哈兒魯兀惕即哈刺魯阿兒思闌本紀作阿答蘭罕

即此阿答蘭可汗忽必來亦太祖所任驍將

曾植案阿兒廝蘭回鶻宋遼兩史貢獻時通遼嘗降公

主於其王據宋史高昌傳其自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

兒廝蘭則阿兒廝蘭即高昌王號世世稱之亦即宋史

所謂回鶻西奔族種散處西州有克韓王者也蒙古人

別其種曰合兒魯兀惕亦曰合刺魯為色目三十一種

之首竊疑合刺魯即唐之葛邏祿遣人回鶻本九姓後

并得拔悉密葛邏祿為十一姓皆鐵勒貴種代主其部

如契苾哥楞跋跌骨咄祿僕固俊之比遼宋人不能別

獨元人能辨之也 又案公主表脫烈公主適阿爾思

蘭子也先不花駙馬

亦都護兒

秋濤案即壽亦都護也以太祖命為第五子故稱為亦

都護兒猶石晉之稱兒皇帝矣

亦來朝奏曰陛下若恩賜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輟袞

衣之餘縷摘金帶之星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

也上說其言使尚公主仍序弟五

秋濤案此語未晰攷祕史云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差

使臣阿惕乞刺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
名如雲淨見日冰清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
我願做弟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
弟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緞疋等
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所
載較詳故備錄以資攷證

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三千

原作二十秋濤校改

出哨西邊戎

秋濤案此卽後所云征西毒鋒脫忽察兒也在丁丑年
秋上始誓眾南征

秋濤案本紀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
取大水灤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七月命遮別攻烏

沙堡及烏月營拔之是太祖誓眾南征在春而非秋與
親征記異湛然居士集亦云辛未之春天兵南渡當以
紀爲正

克大水灤又拔烏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大太子朮赤二太
子察合台三太子窩闊台太宗也破雲內東勝武宣甯豐
靖等州金人懼棄西京

秋濤案金之西京卽今大同府

又遣哲別率眾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眾墮城卽引退
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
一馬一晝夜馳還急

原作忽令校改

攻大掠之以歸

秋濤案金之東京卽今遼陽州也攷是年者別方攻中

京未能遽及東京疑紀載有誤本紀于辛未年載九月
居庸關守將遁去遮別遂入關抵中都而午申年載十
二月甲申遮別攻東京不拔卽引去夜馳還襲克之與
此書年月不合祕史則云者別將居庸關取了成吉思
入關下了營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教者別攻取東昌
不克回了六宿卻翻回去辱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
使金人不意中間將東昌取了者別取了東昌來與成
吉思相合是祕史又與此書所言本係一事而祕史以
爲取東昌攻東昌在金時爲博州地與中京隔遠辛未
年元兵尙未及博州惟癸酉年太祖度居庸關分兵三
道始破博濟濱棣等州是者別之襲取東昌當係癸酉
年事無疑又案祕史蓋係明朝初年所譯故稱燕京曰
北平博州曰東昌斯亦錢竹汀徐星伯諸先生所未論

及也因附識之

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爲奴等

秋濤案爲奴二字疑誤

文田案爲奴當作萬奴卽元史太祖紀蒲鮮萬奴也

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率軍爲後繼契丹
軍帥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
牧於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也九斤曰此危道也
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上聞金馬至進拒權兒嘴九斤
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

秋濤案九斤之言不當稱太祖又生時不當稱諡此元

代史臣之辭猶左傳石碯言陳桓公有寵於王也
共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而有此舉若不
然卽詬之明安來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下縛之俟

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沒於此上歸語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眾相辱對曰臣素有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其言命釋之

壬申

七年宋嘉定五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秋濤案本紀以帝破昌桓撫等州及金將統石烈九斤率眾三十萬戰敗於權兒嘴二事皆繫於是年而親征記則繫於辛未未知孰是

破宣德府至德興府

秋濤案金宣德府今直隸宣化府是德興府今直隸保定安州是

失利引卻四太子也可那顏赤渠駙馬率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後金人復收之

曾植案也可即也苦哈撒兒子 又案赤渠史太祖本紀作赤駒公主表作赤窟 案史祭祀志太廟金主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主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此四太子也可那顏與彼太上皇也可那顏文同謂拖雷非也苦也

癸酉

八年宋嘉定六年金衛紹王至甯元年九月以後宣宗貞祐元年

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懷來金

此字原闕今補

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古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

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

原作帥秋濤校改

悉力爲備上畱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將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別眾西行由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

紫荆口出金主間之遣大將奧敦

張石州曰本紀作屯

將兵拒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眾度關矣乃命哲別率眾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軍合既而又遣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

原作固秋濤校改

曾植案祕史九卷太祖將伐乃蠻委付六批兒必其一

曰不察闕此人當卽是薄察也 又案趙柔傳癸酉太

祖遣兵破紫荆關柔以眾降行省八札奏聞以柔爲涿

易二州長官八札卽薄察 又案朮赤台之子名怯台而祕

史九十五功臣名又有客台客帖二人竝與怯台聲近

不知比帖台當爲誰也哈台蓋卽九十五功臣中之合

歹駙馬 又案無名氏皇氏墓志國朝初皇全以兵屬

木華黎國王宗王克忒署爲千戶克忒卽怯台本紀作

可忒主兒扯歹與太祖同爲孛端察兒之後稱爲宗王

則克忒是主兒扯歹之子怯台無疑也

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卽日拔之乃分軍爲三道

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

邠洛

原作洛秋濤校改

磁相輝衛懷孟等州

原衍棄其二字今刪

定威州境

秋濤案威州今井陘縣

抵黃河

河字秋濤校補

大掠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計本紀有而此書闕者爲遂州安肅州安州澤州潞州遼州沁州吉州隰州汾州石州嵐州忻州代州武州及太原平陽二府其定州卽中山府也

哈撒兒及幹律那顏拙赤解

張石州曰翁本作拙赤得赤解

文田案律當作津幹津那顏卽幹真那顏也

薄剌爲左軍沿東海破洙

秋濤案金無洙州疑灤字之譌

曾植案薄剌尙作薄察攻燕爲大將與拙赤解等並而史無其傳他處名亦不見蓋不可解竊疑此卽塔察兒也塔察兒一名倭蓋對音與薄察通近傳稱其從太祖平燕情事亦合

沂等城而還

秋濤案本紀云皇帝哈撒兒及幹陳那顏拙赤解薄剌爲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據本紀是左軍東抵平灤而未嘗南涉淄沂也沂州本紀列於

中道軍所取之內未詳孰是

上與四太子馭諸部軍由中道遂破濼

秋濤案當作深蓋上濼字既譌作洙後人因妄改此字為濼也

漢

秋濤案河北山東無漢州字當作莫蓋莫譌漠而漠又譌漢也

河澗

秋濤案此下舊有開字非其次今移於下

清

今青縣

滄景獻

今獻縣

濟南濱棣益都

原作益相秋濤校改

開等城

秋濤案本紀云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計本紀有而此書缺者為雄州霸州祁州蠡州冀州恩州濮州滑州博州濟州泰安州淄州濰州登州萊州沂州凡十六州其安州與右軍所取復出未詳其說又本紀云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祁海州十一城不下是清州未陷而此書云中軍破清滄與史文不合

棄東平大名不攻

秋濤案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元兵所至望風披靡

安祿山舉兵而河北二十四郡皆破亦此類也東平大名二郡金人有鎮帥守之蓋其人尚能守禦故避而不

攻

餘皆望風而拔下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密州拔之上至中都亦來合

甲戌

九年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

上駐營於中都北王甸

秋濤案本紀云駐蹕中都北郊

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

原作都秋濤校改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

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輒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主

原作吉秋濤校改

還軍更爲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衛紹王公主令福興來送上至麻池而還夏四月

張石州曰紀作五月

金主南遷

原作還秋濤校改

汴梁畱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爲輔秋濤案史作參政抹撚盡忠

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鎧馬還營契丹眾驚遂殺主帥素溫而叛去推所

原作聽秋濤據本紀改翁本作砍

答比涉兒札刺兒爲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阻盧溝使

勿得渡斫荅遣裨將塔塔兒率輕騎千人潛渡水復背擊
守橋眾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由是契丹
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畱哥以中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
郡自稱遼王斫荅比失兒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好
於遼王時遼王亦來降上命爲元

原作瓦秋濤校改

帥令居廣甯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也奴爲咸平等路
宣撫復移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以眾來降仍遣子鐵哥
入質旣而復叛自稱東夏王五月

秋濤案紀作七月

曾植案也奴當作乜奴卽萬奴也

金太子

原脫此字秋濤補

畱福興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眾將來歸遂
命斃只兀兒木合拔都領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
爲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荅等併力圍中都

秋濤案原本此下尙有三百餘字乃乙亥辛巳年事錯
簡在此今校正

曾植案紀作三摸合

乙亥

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秋濤案自乙亥以下錯
衍甚多今細爲攷核移訂注於下方

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州降

原作道州張石州據本紀改

曾植案蒙韃備錄云首相脫合太師者乃兔花太師之
兄原女真人極狡獪其次韃人宰相乃率埒奪合又有

女真七金宰相餘者未知名率皆女真大臣案此則七斤後爲相可補三公宰相二表之遺 史特薛禪傳唆兒火都者亦案陳之子以從征功在太宗朝遙授左丞相爲千戶仍賜塗金銀章云云備錄之率埒奪合卽唆兒火都也奪合當作合奪蓋傳寫誤倒備錄無善本無由校也 傳文弄作唆兒火都後作唆魯火都 木華黎攻北京

秋濤案金北京大定府今承德府建昌縣地也是時尙爲金守可見金人自契河以東至遼陽尙有地數千里乃甲戌年遽以一敗之故南遷於汴金之失計甚矣 金元帥寅花摩等

秋濤案本紀作烏古論寅荅虎 曾植案花卽荅字之誤

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

以上乙亥年本文

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

原作李英秋濤案金史歸潛志李英當作李英

運糧分道還救中都

原作東都秋濤校改

齋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眾慶壽至涿旋風寨李

原作季秋濤校改

英至霸州青戈皆爲我軍所獲既絕其糧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歿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遣使獻捷上時駐桓州

原作桓丹秋濤據本紀改

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寶光赤阿兒海哈撒兒三人

校正元親行錄
檢視中都帑藏時金畱守哈荅國和等奉金幣爲拜見之禮雍古兒哈撒兒受之

秋濤案雍古兒下疑脫阿兒海三字

曾植案忽都忽那顏祕史作失吉忽都忽訶額崙太后養子也 又案寶光赤祕史蒙語作保兀兒赤解曰廚子然則光是兀字或兒字之譌

獨忽都忽拒不受將哈荅及

原缺此字今補

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曰哈荅等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荅言未陷城時寸帛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爲私惠乎上正嘉之

私惠原作和意嘉原作佳均秋濤校改

以爲知大體而重責雍古兒阿兒海哈撒兒等

秋濤案自金主以檢點至此舊本皆在甲戌年圍中都之下今案中都之陷大事也金史元史皆作乙亥年事此錄則兩載於甲乙二年此云中都人自相會福興自毒灰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乙亥年云完顏福興仰藥灰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案上文載左相秦忠爲輔及太子命秦忠守中都皆作秦忠與此條合而紀事亦此條較詳蓋此條乃錄之原文錯簡入甲戌年後人因其與史不合復於乙亥年內臆增三語故致一事而複見兩年目今定此條入乙亥年其複出之三語則刪去不錄云

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眾來降

原作也斤秋濤案也斤仍當作七斤此句亦與上複蓋

已經錯簡之後後人轉據史書增之是以多致複出然此語乃起下之詞或原所有未可知也

帷帳復張鑊柄眾哥也思元帥據守信安不下

秋濤案此十八字未詳疑有譌脫

曾植案帷當作惟張復即高陽公張甫眾哥即河間公移刺重嘉努亦作重格舊作眾家奴兩人皆在九公之列其守信安事具金史張鑊柄疑即張進後金人封爲滄海公與甫同守信安者獨也思無攷巨張鑊柄之稱正如郭蝦蟆葛鐵槍當時軍中有此習

上駐軍魚兒樂命

原作合秋濤校改

三合拔都

秋濤案史作三哥拔哥

帥蒙古軍萬騎由夏西抵京兆出潼關破嵩汝等郡直趨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州適河冰

原作兵張后州校改

合遂渡而北

秋濤案自時金通州元帥以下至此舊本在辛巳年見孫榮山而還之下今攷定爲乙亥年事移於此又案元人於乙亥丙子兩年俱遣將由西夏入關中攻潼關乙亥則攻潼關不下由嵩山小路趨汴京即此年事丙子則攻破潼關金人旋復取之乙亥年事金宣宗紀元太祖紀俱不載而見於諸列傳中丙子年事則二紀咸載之此書復無丙子年事蓋互有詳略惟乙亥年事元人尙未得潼關而此云出潼關蓋由嵩山小路繞潼關之外故云然也

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遣大進道

張石州日本紀作賜進道

等攻廣甯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秋濤案以上乙亥年原文

繆案大進道為史進道之誤進道秉直之弟天倪之從

父從木華黎攻廣甯府均見進道神道碑

金元帥那荅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

秋濤案北京字恐有誤

曾植案此條重出正與七斤以通州降同那荅忽即寅

荅虎斜烈即完顏管烈今譯改錫琳者也那荅忽原文

蓋作那荅忽那寅音近此書那那二字往往互訛

上遣脫脫欒闍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

秋濤案史張鯨總十提控從奪忽蘭撒里必南伐所謂

漢軍指此奪忽蘭撒里必即脫脫欒闍兒必也所謂契
丹則若耶律雷哥之屬

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

秋濤案自金元帥那荅忽至復取之舊本誤入辛巳年

下據諸史年月改正

丙子

十一年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

錦州帥張鯨以錦廣甯等郡來降俄而復叛自號遼西王

改元大漢上命木華黎以左軍討平之

秋濤案張鯨之誅紀作乙亥年與此異史載木華黎此

年所討乃張鯨之弟張致也

丁丑

十二年宋嘉定十年金宣宗興定元年

上遣大將速不台拔

原作援秋濤校改

都以鐵裹車輪征蔑兒乞部與先遣征西奔鋒脫忽察兒三千騎合

秋濤案脫忽察兒率騎三千出哨西邊戎事見辛未年彼三千字譌作二十今正之

至嶄河遇其長大戰盡滅蔑兒乞還

秋濤案速不台傳載征蔑兒乞事在丙子年及己卯冬盡降其眾此書蓋終言之

是歲吐麻部主

秋濤案紀云是歲秃滿部叛蓋秃滿即吐麻也此吐麻部主下語有譌脫原文此下即接征西域事案太祖之征西域始於己卯至乙酉春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此年

不得有征西事又此條既言是歲則當繫於歲末不當以有時月之事反繫於後其為錯簡甚明今攷本紀取此下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刺那顏等事移於癸未年其癸未年所載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云云則又此年之文誤入於彼者今俱攷正又案祕史云命孛羅忽勒征豁里秃馬惕種秃馬即吐麻也其官人歹都秃勒即秃刺也此謂之都刺莎合兒者北方語或繫或略譯語偶異也

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

秋濤案都刺莎合兒當是吐麻部主之名說詳上

曾植案都刺莎合兒即祕史豁里秃馬惕官人歹都忽

勒莎豁也蒙文如此譯文止作歹都秃勒

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羅渾那顏卒於

彼

秋濤案自都刺至此舊本誤入癸未年循河而南之下
今改正又案博羅渾那顏即卷首所稱息將四人之一
與都魯伯為二人元史博羅渾作博爾忽傳云博爾忽
許兀慎氏事太祖為弟一千戶歿於敵史文記其事如
此略之甚也畢秋帆謂博羅渾官止千戶無他戰功蓋
僅據元史而不知攷於他書者今攷征禿滿部元史作
命鉢魯完朵魯伯討平之鉢魯完即博羅渾因譯語稍
異宋王諸公不能辨遂與博爾忽誤分為二朵爾伯即
都爾伯也諸書或改作布琳都爾伯則合二人為一人
是誤而又誤矣 攷得此條數書皆可正為之忻快
者累日

戊寅

十三年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

封木華黎為國王總率王孤

原作狐秋濤校改

部萬騎火朱勒部千騎兀魯部

秋濤案史作兀魯兀

四千騎忙兀部將木哥漢札千騎弘吉刺部安赤那顏三

千騎亦乞刺部孛徒駙馬二千騎

秋濤案孛徒即孛禿史有傳說見壽

曾植案木哥即元史忙哥畏荅兒子附傳尾太宗本紀

作蒙古寒札次國王查刺溫茶合帶鍛真之下案陳那

顏兄弟之上 又案木哥漢札木哥其名寒札其稱號

猶案陳那顏之那顏也蒙古源流濟典子孫有明愛音

札有布延台音音札蓋貴人稱號即蒙古貴人有歡津

稱號漢札對音字矣

札刺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葉兒元帥

秋濤案烏原作鳥今改烏葉兒即吾也兒元史有傳

秃花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刺兒所將契丹兵南伐金國

秋濤案封木華黎為國王紀及本傳俱在丁丑年八月

此係於戊寅或因戊寅年大舉南伐故總記於此歟姑

因之以備攷又案本傳稱弘吉刺亦乞刺思兀魯兀忙

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藩漢等軍攷此錄載弘吉刺

等止七軍則本傳十乃七之誤

文田案列傳書此等部落繁簡不一所謂五投下及九

諸侯者也柰何以十字為七之誤乎

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先吐麻

部叛上遣徵兵乞兒乞兒部不從亦叛去遂先命太子往

討之以不花為毒鋒

秋濤案祕史免兒年成吉思命拙赤引右手軍去征林

木中百姓令不合引路不合即不花也惟祕史稱免兒

年與此戊寅年不合

曾植案命上原有大字繆滅去案大字當在命字之下

追乞兒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

招降

秋濤案原本此下有之困二字蓋誤衍今刪

曾植案亦馬兒河今阿穆哈河也發源阿爾泰山北烏

梁海境內與河努河東西兩源竝出合流之後互受兩

名至俄羅斯伊聶謝斯科西南會昂噶拉河下流為伊

尼謝河也

克兒為思憾哈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而干諸部

秋濤案此事元史不載大太子即朮赤也史不言其戰功得此可補其闕克兒為思當即乞兒吉思部憾哈思帖良當即憾合納部二部皆在謙河之南憾合納地即謙河所從出之源也兀克失當即烏斯地在謙河北據合納之西自和林北行三千里為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謙州益蘭州謙州即以謙河為名也此二部地皆在今俄羅斯國東境與北冰海為近

曾植案火因亦兒干即祕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蒙語林曰槐因百姓曰亦兒干亦曰亦兒格見祕史蒙文

己卯

十四年宋嘉定十二年金興定三年

上總兵征西域

秋濤案祕史太祖征回回為其殺使臣兀忽納等百人

本紀云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帥師親征

庚辰

十五年宋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

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

元史本紀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于城駐蹕也兒的石河祕史作額兒的石河秋濤案是時耶律文正公楚材從征湛然居士集有庚辰西域清明詩又有進庚午元麻表云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思于城是歲五月望以太陰當虧三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歲候之未盡初夏月已食矣破邛長春西游記云西南至尋思于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又云辛巳十一月十八日過大河至鄂米斯于大城之北大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紇帥皆來迎因駐車焉俟來

春朝見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兩國
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用方筭端氏之未敗
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眾大率
多回紇人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筭端之新宮據焉又見
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程廷尉同文曰此
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耶米思于亦曰
尋思于尋卽耶米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思度譯
曰尋思肥也虔城也今謂之費瑪爾罕自北廷至此大
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
宿兵而以耶律晉卿駐焉

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幹

秋濤案本紀作幹

脫羅兒城上畱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秋濤案元史布智兒傳從征回回幹羅思等國每臨陣
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
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
於牛腹浸熨二血中移時遂甦幹羅思蓋卽幹脫羅兒也
文田案幹脫羅兒者西北地附錄之兀提刺目也幹羅
思西北地附錄之阿羅思也夔然兩地矣耶律楚材西
遊錄云苦盞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附庸城十數此
城渠酋殺命吏數人西伐西伐之舉由此也訛打刺西
千餘里曰尋斯干云云所謂幹脫羅兒卽本紀重出之
訛荅刺亦卽此幹脫羅兒矣

曾植案元史憲宗本紀命以帖哥納闊闊出等掌努藏
孛蘭合刺孫掌幹脫世祖至元四年立諸位幹脫總管
府九年立幹脫所三史語解譯改鄂拓克釋曰部屬也

兵志幹脫忽赤譯改鄂拓克齊釋曰司部族屬人也耶律鑄雙溪集後凱歌詞有區脫詩注曰國朝以出征遊獵帳幕之無輜重者皆謂之區脫凡軍中一井一竈並皆謂之區脫史傳所載區脫卽此史記中間棄地各居其邊曰甌脫韋昭曰甌脫界上屯守處也索隱曰纂文云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焉漢書漢得甌脫王發人民屯甌脫以備漢晉灼曰甌脫王因邊境以爲官蘇武傳區脫捕得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北人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此人邊境羅落守衛官也師古曰區與甌同區脫本非官號北人邊境爲候望之室若今之伙宿舍也因其所解不同故備錄之以各居其邊及備漢捕生口之說明之是邏道者之營幕審矣案雙溪備引舊解蓋誤爲營幕巨區脫非專屬邏道者也區脫卽史之

幹脫蒙古源流及新疆總統事略所稱鄂拓克也

辛巳

十六年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

上與四太子追攻卜哈兒薛迷思干

秋濤案迷原作述今據元史本紀改

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攻克養吉于八兒真

秋濤案眞字據本紀補

等城是夏上駐軍於西域速望壇

原注西域可汗之林也後壬午年作速里壇

文田案卽祕史豁兒桓之對音望乃里之譌字

避暑之地命忽相那顏爲壽鋒

秋濤案以上皆辛巳年原文

文田案此相字據此錄通例亦應改都

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左軍攻玉

原作王誤今據本紀改

龍傑赤

秋濤案卽今回疆玉隴哈什地也

文田案玉龍傑赤西遊錄作玉里犍城與今玉龍哈什

稍遠非一地也

不珍也哈答

秋濤案疑亦城名此下尙有因其見孫榮山而還八字

疑他處錯簡今刪以上辛巳年原文

之城

秋濤案當與上攻玉隴傑赤之文合爲一句

以軍

原作君秋濤校改

集奏間上有旨曰軍旣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秋濤案祕史云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斡

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籠格赤下營命拖

雷往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籠格赤下營了差人

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稱三

太子卽太宗也太祖此時已定以太宗爲嗣故令大太

子二太子皆聽其節制此錄語意未晰賴祕史言之較

詳耳又案程春廬廷尉以爲阿梅河卽阿母河故不知

兀籠格赤所在今案和闐之水亦名阿里木河當卽此

阿梅河蓋西域地亦互相割據疑此時和闐尙屬筭端

故特遣拙赤等攻之耳若他處之阿里河阿木河阿母

河暗木河則是漢書所云媯水與此阿梅河不同程氏

未詳攷也

曾植案右手軍則必出尋思干西此亦足證阿梅河確是阿母河與和闐之阿里木河無預也 又案據 內府圖合阿母河東北鹽海之旁有烏爾根齊城與玉龍傑赤對音至近疑玉龍傑赤即是烏爾根齊城若和闐之玉龍哈什僻在東南與此時太祖軍鋒不相及又可失哈兒以東竝西遼故地當時不煩兵力而降吳曷思麥里傳中非若尋思干以西皆筭端所保須用力攻取也

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處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哈里寒

秋濤案原缺寒字今依本紀增

文田案也里見太祖本紀泥沙兀兒即西北地附錄之乃沙不耳曷思麥里傳作你沙不兒迭兒密即西北地

之忒目迷也薛塔刺海傳作帖里麻 又案哈里寒當作塔里寒

曾植案泥沙兀兒本紀作匿察兀兒即大典圖那沙黑不明史之納失不罕又迭兒密即大典地圖之忒目迷西北地附錄同 又案祕史蒙文作亦薛不兒凡兩見 又案哈當依本紀作塔此即西北地附錄之大典地圖之的里安

文廷式案此當是西北地附錄之塔里干非的里安也 寨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管刺思

秋濤案監本元史本紀作馬魯管刺思

曾植案馬盧本紀亦作馬魯是當依改據祕史欣都思種巴 黑塔 楊 兩間有阿魯馬魯等種則馬魯是種名察

葉可管刺思乃城名也 又案大典圖有察赤城即此

察葉可城而赤字乃亦字形近而譌也
等城復進兵

秋濤案自之城至此舊本皆在甲戌年末今案甲戌年無征西域事攷元史本紀辛巳夏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紇等城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答刺思等城悉與此合則此爲辛巳年事鎔簡在壽無疑今攷正移於此又按此書言上駐軍於速望壇避暑之地而紀言夏駐蹕鐵門關蓋作史者見下文有進兵過鐵門關語故櫟括其詞而不知非一地也西遊記云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陟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聞道無倦迎我仍敕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三月十有五日啟行四日過碣石城過鐵門東南渡山山勢高大亂石

縱橫眾軍挽車兩日方至壽山沿流南行軍卽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七日舟濟大河卽阿母沒輦也程宗丞同文曰碣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有石門色如鐵卽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大唐西域記日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扼葱嶺西接波刺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卽在北印度境於時追筭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復遣將追至忻都窮及申河筭端歿乃還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迷思于初發三日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筭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過鐵門後行

十二日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者亦作阿木河元祕史作阿梅河卽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思海秋濤案程春廬先生攷鐵門所在至爲詳核惟祕史之阿梅河鄙見與徼外之阿母河異地別有攷辨茲不具錄

壬午

十七年宋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元光元年

春又克徒思憲察兀兒等城

秋濤案又克云者四太子克之也紀云皇子拖雷克徒思憲察兀兒等城正與今所移改昭合

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湖棚蘭河克野里等城

秋濤案元史作也里

文田案上溯字元史亦作棚案賽蘭國當是以棚棚蘭河得名

曾植案今愛烏罕波斯之間有蘇拉湖疑卽此棚棚河也 又案此野里及壽也里竝阿魯之轉音

上方攻塔里寒

秋濤案原闕此字今據元史補

寨朝覲畢并兵攻之三太子克玉

原作王秋濤校改

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姑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姑字秋濤案當作始

歸朝覲

朝原譌作相秋濤校改

是夏避暑於塔里河寨高原時西域速里

張石州曰壽作望

文田案速里是也望是誤字

壇札蘭丁

秋濤案丁後作木當以丁為正史文作丁改作鼎祕史作回回王札刺勒丁即筭端也札蘭丁與筭端音亦相近

文田案木字不宜改丁此記本作不音墩之上聲史文自作丁此記自作不巨玉髓經云湊天土為弟一高此土又名上天不蓋南北二宋人往往用此不字雖俗而有理且人人識此字也

遁去遂命哲別為壽鋒

秋濤案哲別傳作只別

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為繼又遣脫

秋濤案原本此下遣兒字今刪類編云夏西域主札蘭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帝將擊之擒滅里札蘭遁出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蔑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蔑里可汗懼棄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

秋濤案原作素今改

兵進襲時蔑里可汗與札蘭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間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眾札蘭丁

原作木秋濤校改

文田案辛自速河祕史只作申河不得稱辛自速河自速乃目連二字之譌文正處機西遊記云沒輦河也又西使記以坤河為昏木輦此稱辛目連即辛河又即申

河也目連與河不嫌重複猶今西遼河蒙古稱西喇木倫而漢人又稱西喇木倫河也

曾植案自速蓋目連字誤目連即沒輦今語木倫也祕史蒙文此河後屢見並稱爲申沐漣譯文後並稱申河此既稱目連又稱河於文重複提要所謂蹇拙者也

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人刺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擄忻都

秋濤案舊作折相今改正

人民之半而還

秋濤案辛自速河祕史曰申河即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轉至信地入海

癸未

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

春上兵循辛自速河而北

秋濤案舊作止今案當是北字之譌

命三太子循河而南

南字今補秋濤案吾也而傳十八年從帝親征河西明年下之詔賜吾也而馬五匹甲一事案十八十九兩年太祖方征西域北河西當是西域地疑即辛自速河之西蓋太祖率兵循此河而北正申河之西也以此證而止字即北字之誤止即爲北之誤則下句脫南字明矣秋濤案舊本此下有都刺莎合兒等語今改正移入丁丑年其丁丑年有上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刺那顏之語破之本紀正在此年是錯簡互譌今改正如左

帶

秋濤案上下當有關文

曾植案此稟命是拖雷事帶字當是帝字之誤而脫太

上皇三字也

至不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日隆暑將及宐別
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
悉平之八刺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時上
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秋濤案自帶字至此舊本誤入丁丑年吐麻部主之下
今破本紀載避暑八魯灣川及置達魯花赤事均在此
年爰據移正

曾植案不答思祕史蒙語作答思田 又案不答思即
大典圖之不思忒即今波斯東境謀晒得城也是時朮

赤與察合歹斡哥歹攻取阿母西北拖雷略阿母河西
南如匿察兀兒不思忒諸城皆已踰喀撒特山而入波
斯之境所謂野里也魯皆指波斯言之即回回稱波斯
為阿拉克西人稱波斯曰伊蘭之異字也惟馬撒豆蘭
阿卜禿城猶未下未能遠指報達而波斯地要為拖雷
所開故其後世祖入主中原而旭烈兀西征繼述先猷
終霸西域大典圖不思忒地在不賽因封中以本為拖
雷所克故其子孫守之元世諸王分地大率如此已
又案八魯灣川祕史作巴魯安客額兒在印度河上游
之北耶律文正西遊錄謂之芭攬城今博羅爾地也

甲申

十九年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

旋師住冬、

原作各秋濤校改

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

二十年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

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

二字秋濤校增

至此

二字依類編所引增

凡七年是夏避暑秋

秋濤案祕史云雞兒年秋回至秃刺河黑林的舊營內

復總兵征西夏

丙戌

二十一年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三

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五矣

原闕此字秋濤案癸亥年稱上春秋四十二紀云丁亥

崩壽六十六則此上年六十句內必脫五字也今增矣

丁亥

二十二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

滅其國以還

秋濤案此句下有脫文

太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太宗皇帝即大位以壽太上皇帝時為太子

錢辛楣先生曰此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攷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記太宗事而如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矣秋濤案太祖

以丁亥崩至己丑太宗始登極太祖紀云戊子年皇子
拖雷監國太宗紀云太祖崩目霍博之地來會喪元年
己丑夏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秋八月
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
祖遺詔卽皇帝位睿宗傳云諱拖雷太祖弟四子方太
祖崩時太宗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
云云合紀傳所載觀之則此條當云太祖昇遐之後太
宗卽大位以壽皇子拖雷監國則事理明顯今乃云太
上皇帝時爲太子實爲不解其意蓋以監國爲太子之
事然豈可竟指爲太子乎厥後武宗立弟仁宗爲太子
明宗立弟武宗爲太子名不正而言不順皆此等紀載
有以啟之也以辛楣先生未論及此故詳言之

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

避暑於輪思罕

秋濤案此所言避暑不知何指或云謂睿宗也湛然居
士集云戊子馳傳來京人問異域事慮煩應對遂著西
遊錄案耶律晉卿西遊錄今不傳可惜也

文田案輪思罕當作幹里罕卽鄂勒昆河也太宗本紀
二年春與拖雷獵于幹兒寒河夏避暑塔密兒河蓋合
兩事爲一目 又案耶律楚材西遊錄大半採入元人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中又國朝俞浩西域攷古錄所
引西遊錄有出於盛引之外者甚多採而注之此書
爲唐後元并外域輿地沿革之圭臬不可以不觀也

金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搆力蠻復征西
域秋太宗皇帝自虎八

會於先太祖皇帝之太宮

曾植案太當為大大宮大幹耳朵也

已丑

太宗元年宋紹定二年金正大六年

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怯綠連河曲雕阿蘭

其冊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牧金國助貧乏置倉戍

翔驛站

翔原作瓶張石州校改

文田案牧當為服或是收字

曾植案作收是

命河北先附漢民賦調命兀都

原作相秋濤案此書相皆當作都兀都撒罕即耶律文

正楚材賜名也元史作吾圖撒合里此作都則與圖音

近相則遠矣錢竹汀先生尙未悟此字之誤也

撒罕主之西域賦調命牙魯瓦赤主之是年西域伊思八

刺納城主遣使來降

秋濤案本紀云麻合沒的滑刺西迷主之

又西域之西忻都

原作折相秋濤校改

及不刺夷國主躬來朝會

秋濤案本紀云印度國主木刺夷國主來朝印度即忻

都也不刺夷當從本紀作木刺夷為是此書載壬午年

四太子征西域道經木刺夷國大掠而還亦木刺夷可

證也

文田案不刺夷國即木刺夷也然不可改作木元史自

核山元朝初錄
作木此記自作不目西遊錄云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
又元史西北地附錄有普刺城蓋此卽西使記之孛羅
城也雙溪醉隱集云博囉城或曰古康居也以今地診
之蓋哈薩克之西部地元史阿速國之西南鄰也

庚寅

二年宋紹定三年金正大七年

春遣將攻守京北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敗還其城尋拔
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關郡隰過川由宮山
鐵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

秋濤案疑有脫誤

文田案此鐵門關似雁門關之誤山西無此地名蓋緣
上文西域鐵門關而妄改之耳

曾植案宮山疑當作官山金史地理志西京大同府宣

字縣有官山睿宗列傳辛卯太宗還官山大會諸侯王

辛卯

三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

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邑而還避暑於
宮山

秋濤案宮山當作官山紀作九十九泉當是一地攷元
一統志官山在廢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
泉流爲黑河卽其地也在今歸化城境內北魏太祖紀
天賜三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卽此
然水經灤水注又謂沮陽城東八里有牧牛山下有
九十九泉山上有道武皇帝廟沮陽故城在今宣化府
懷來縣南卽水經注所稱乃嬀水上源也疑北魏有兩
九十九泉北俗入山避暑皆選名勝不嫌兩地泉源皆

登臨之也若元祖所率則爲歸化城之黑河無疑
文田案元史拖雷傳出北口住夏于官山特薛禪傳葬
官人山大率元人以居庸關外今張家口之北皆稱艸
地亦名官山也金史地理志西京路大同府宣甯遼宣
德縣有官山宋徐霆黑韃事略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
川等處六月亦雪 大清一統志云官山在毛明安旗
西南七十里崑都倫河經官山入吳喇忒界
曾植案山西通志黑河發源大青山九十九泉經歸化
城南西流至脫脫城伏流入於黃河案大青山蒙古稱
翁衮山亦作翁觀譯言神也官山上有九十九泉則卽
是大青山翁觀山官觀對音字耳
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於來年正月畢集南京
是年秋八月十四日至西京

秋濤案西京仍金舊名本紀云率雲中是也

報事之人各報名位兀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撒罕中書令黏合重山右丞相鎮海左丞相

張石州曰紀作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黏合重山爲左

丞相鎮海爲右丞相秋濤案鎮海傳亦作右丞相

文田案徐霆黑韃事略云其相四人曰案只解黑韃人
曰移刺楚材曰粘合重山曰鎮海是當時實有四人皆
稱曰必澈澈無相稱也其云宰相者後來翻譯而文其
詞巨宜乎左右無定也必澈澈卽畢且齊或作必闍赤
也

自此遣使撒哈塔

秋濤案紀作撒禮塔

曾植案征高麗者祕史爲札刺亦兒歹豁里赤與此撒
哈塔大兒赤蓋一人也史塔出傳蒙古札刺兒氏父札
刺台歷事太祖憲宗

火兒赤征收高麗克四十餘城還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
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
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曾植案火兒赤祕史蒙語作豁里赤撒哈台之官也連
上讀 又案史一百廿四速哥傳卽此速哥也彼云蒙
古怯烈氏

壬辰

四年宋紹定五年金正大九年

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船七百餘艘太上皇遣
將貴由來報集軍兵等已渡漢江上亦遣使於太上皇白

汝等與敵戰

翁本敵下有速字今不取

日久可來合戰上於正月十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
以城降

秋濤案本紀作馬伯堅

太上皇旣渡漢水有金大將哈塔

秋濤案金史元史俱作合達

麾下欽察者逃來告哈塔伏兵於鄧西隘截等候太上皇
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塔移刺聞知入鄧以避其鋒太上
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溫不花國王荅
思將軍兵至十六日雪又大作是日與哈塔移刺合戰於
三峰山大敗之遂捨移刺十七日上行視戰所嘉之

原作佳秋濤校改

二十一日克鈞州哈荅匿於地穴亦擒之又克昌州瀋州
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濬州武州鄧州應州壽州遂州
禁州等來降

秋濤案本紀云遂下商號嵩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
永等州縣與此多異攷金時河南無昌瀋易應遂禁等
州疑昌瀋即商號之音譌應即潁之音譌遂即睢之音
譌禁即永之音譌餘未詳也

上月上至南京合忽都忽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
於官山

秋濤案紀云夏四月出居庸關避暑官山
速不歹拔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

惑水歹火兒赤貴由拔都塔曾植案塔下有脫字當是塔察兒火赤兒也等適

遇金遣荆王守仁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雷速不台拔
都以兵三萬守鎮河南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促降因被
殺之八月金之參政完顏忠烈

張石州日記作思列

曾植案惑水當作忒木倉貨志有忒木台駙馬又有忒

木台行省不知忒木歹火兒赤是何人也 行省之忒

木台在憲宗時此自當是公主褻之闕名公主適忒木

歹駙馬者也 又案經世大典馬政篇在永樂大典中太宗十

年戊戌驗天下戶科定馬匹東平府路訛可曹王撥訖

新戶一十戶次查刺溫火兒赤回回大師之下則曹王

金亾之後猶得保其爵祿也 元初撥給民戶惟宗親

勳舊有之訛可無功於時而王封不改豈其後得尙主

與

恆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會於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王復叛再命撒兒答火兒赤

原作大兒亦秋濤校改

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俱竭金主帥兵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逐北潰散俘千餘人

逐北原作遂北張石州疑有脫誤秋濤日當作逐北

復渡河北

癸巳

五年宋紹定六年金正大十年

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立遂殺南京留守參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拔都降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州

原作八察無州字秋濤校改

塔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城催降勿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案脫等抄籍漢民七十二萬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糧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沂萊海維

原闕此字張石州據翁本增秋濤案本紀當作維

文田案孟珙有蒙韃備錄撰於此時也

曾植案案脫元史太宗紀作阿同葛又案案脫元史

壽與不兀刺同使乞里吉思之案彈史公主表之阿魯

倫公主適阿脫駙馬是也又案中堂事紀火赤達刺

罕大名府民戶五百餘斷事官案脫定下與民一體當

差卽案脫抄籍漢民事也

等州來降

甲午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十日

正字原闕秋濤據本紀增

塔察兒火兒忽赤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於族人承麟遂
縊焚而滅我軍入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
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五月於荅蘭荅八思始建行宮大
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羣臣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
殺我使

原作於注曰音使秋濤案於當作使音使二字後人妄
加此明明錯誤而後人不能是正亦足證濤後抵牾處
多由傳寫譌謬也
文田案殺使謂棚不罕也辛卯元太宗遣使宋宋泗州

統制張宣殺之見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往往征其辜又遣忽都

原作相秋濤校改即忽都虎也

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紺亭征蜀

乙未

七年宋端平二年

建和林城宮殿

秋濤案本紀云春城和林作萬安宮湛然居士集有和
林城建行宮上梁文繫於乙未年三月祭姪女文之後
也

鳳鑣案耶律鑄雙溪集凱樂歌詞曲有取和林詩注曰
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聖朝太宗皇帝城
此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城

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
案唐史突厥傳闕特勤骨咄祿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
弟也名闕可汗之子弟謂之特勤開元十九年闕特勤
率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齋璽書使北弔
祭并爲立碑上自爲文別立祠廟刻石爲像其像迄今
存焉其碑額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
凡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
呼其可汗之子弟爲特勤特謹字也則與碑文符矣碑
云特勤苾伽可汗之令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唐新舊
史竝作毗伽可汗勤苾二字當以碑文爲正案雙溪此
注辨論頗詳故備錄之以資攷證

夏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民一百二十萬有奇遂分賜諸
王城邑各有差

秋濤案忽相都據耶律楚材傳當作忽都虎本紀乙未
遣皇子曲出胡土虎伐宋不言籍漢民事丙申夏六月
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秋七月詔以眞
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當
卽此事而本紀屬之次年也

丙申

八年宋端平三年

入慶和林城宮

秋濤案本紀丙申春正月諸王各治具來會宴萬安宮
落成

冬十二月赤曲

秋濤案疑亦人名

文田案赤曲者卽祕史之曲出

曾植案赤曲卽太宗紀之曲出黑韃事略作屈朮說
誤此赤駒駙馬也

闕端

原作闕端秋濤案本紀改

等克西川

丁酉

九年宋理宗嘉熙元年

夏四月築埽鄰城

秋濤案本紀夏四月築埽鄰城作迦堅察寒殿元史類
編云在和林北七十餘里
文田案輟耕錄埽鄰者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
曾植案山居新話云內八府宰相寄位於翰林院官埽
鄰注云卽宮門會集處也

秋八月仿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

秋濤案本紀八月命木虎乃劉中式諸路儒士中選者
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此書於他政務不盡載
獨記此者記太宗崇儒所以肇世祖之興也

戊戌夏築禿思兒城

十年宋嘉熙二年

秋濤案本紀云作圖蘇湖城築迎駕殿圖蘇湖疑卽禿
思兒也元史類編云去和林三十餘里
文田案禿思兒卽朔漠圖之禿忽思城也禿忽思卽圖
蘇湖三字之對音華言涼也耶律鑄與太宗后有連后
以姪女嫁鑄生耶律希亮於涼樓中故名曰涼涼亮音
轉故改希亮蒙古語名曰禿忽思義見希亮傳中也
曾植案廣輿記朔漠圖有禿思忽嶺有禿思忽涼樓均

在哈喇和林河之南即圖蘇湖城也今皇輿圖朱爾馬台河之南有達爾湖喀喇巴爾哈孫疑卽是其遺址喀喇巴爾哈孫者蒙古語黑城之謂凡蒙人於廢城故址大都以黑城青城名之達爾湖與圖蘇湖則舊語流傳音詞微變獨可據其地望準之對音譯義不必皆能密合矣 又案祕史蒙文語解圖思正主也

己亥

十一年宋嘉熙三年

庚子

十二年宋嘉熙四年

春正月命暗都刺蠻

張石州曰元史太宗紀作奧都刺合蠻

主漢民財賦

秋濤案先是漢民財賦皆卽律楚材晉卿主之今以命暗都刺蠻者蓋太宗晚年惑於言利之臣晉卿漸見疏外故也元史類編云初楚材定課額歲止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餘萬至是回鶻人與都刺河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極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汝欲搏鬪耶又欲爲百姓哭耶姑試行之楚材不能奪歎曰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

辛丑

十三年宋理宗淳祐元年

春高麗王遣子弟入貢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漢民公

事

秋濤案主管原作王營不可解元史太宗紀作羊管今案當作主管其漢民下原脫公事二字今依本紀補之

己丑年云河北先附漢民賦調命兀都撒罕主之西域
賦調命牙魯瓦赤主之當卽此牙老瓦赤也一作牙刺
瓦赤以其工於治財賦故命之兼掌漢民公事云爾又
案姚樞傳云歲辛丑牙老瓦赤行省事於燕京主管漢
民公事以樞爲行省郎中牙老瓦赤惟事貨賂以樞爲
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辭職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讀
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爲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待以
客禮邵戒山曰姚牧菴集載姚樞神道碑云上遣趙璧
驛至彰德璧恐樞避去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樞始
致見微意樞恐使者誤徵不敢應璧曰君非棄牙老瓦
赤隱此者乎曰然乃偕往彰德受命歲出五十萬兩
十一月初七日益太宗則年秋濤案此下有脫文神聖相幹

地名月惑哥忽間

秋濤案間當作闌元史云帝大獵五日還至鉞鐵鐻胡
蘭山今改作烏特古呼蘭卽此地也方輿紀要云地在
和林東北

文田案惑當作忒

病次日崩

秋濤案元史太宗紀云庚寅奧都刺合蠻進酒歡飲極
夜乃罷辛卯遲明崩於行殿詳繹史記進酒一尊蓋以
太宗疏耶律晉卿而專信西域言利之臣如奧都刺合
蠻於庚寅進酒而辛卯帝卽暴崩深有可疑故詳著之
借此書闕脫無可證其端末也元史類編但云進酒歡
飲而刪奧都刺合蠻之名則失史氏別嫌明微之意矣
以此書與本紀月日相證知初七日爲庚寅是月朔當

為甲申而錢氏侗四史朔閏未載可補其闕

壽五十六

原本壽下衍至字今刪

在位一十三年

原作一十二年秋濤依本紀校改

校正元親征錄終

順德龍鳳鏤校

錢辛楣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條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攷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元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祕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攷證其譯語之異者如王孤部即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即博而忽也闖拜即沈白也暗都刺蠻即奧魯刺合蠻也兀相撒兀即吾圖撒兀即吾圖撒合里耶律楚材賜名也

秋濤案今

殿本攷證改博羅渾為博羅罕且無博爾

民職日數詣於對平文田第

亦育各明一善善故共審計德以對采舉目光辭矣曰武
士其善當嚴行人間矣一吸半種灌不負武效之辭其
兆越殆了武千部附曹效本肝之武效辭雖種其同之
際以好舊不長感感聞之與同邑諸帥主事來陪職
五三嫂靈蓋亦育以附以附職兩夫主之職職
水辭丁交故對武書德之始職效一德救無理昇手如

